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六

邊事類

罷開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　皇上眷念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悖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轉聞此變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僅合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状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决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喟然長嘆曰　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覇主耳猶能威懷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　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蕞兹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絶萬裔而乃為此

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
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
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
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
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
可少失信義況于　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
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
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　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
望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

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孫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甘肯　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屨同器將不敢咲于天下後世乎此損　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刦虜殺戮人民之慘淫擄婦女之辱其忿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羣相謂曰　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謝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慮

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馬市一開則必拊背曰　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攜之事猶畏　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　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悍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　國家之兵威而不敢

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群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也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此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 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以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乎我我之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

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儻
言别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瘦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
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别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
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
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産馬有窮 中國之
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能以
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
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
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
久之計將安在乎此 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

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脩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羊無厭貪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禦戎狄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為

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撫輯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係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求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來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從小利而撫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

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敢怨則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　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仁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眾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愚為此說者是損　國家之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

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瘓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惮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我 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 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以得計猶有往来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見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搞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

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廻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以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虜賊而不利于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 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悞事之禍何以辭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發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圖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逃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

原缺

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舉甚下而臣民舉甚

處夷情疏

霍韜

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供脅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我心益驕後難懲艾而遺患愈滋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而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行罷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闖我哈密久矣我遂罷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遺患遂博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逐來

欺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以餌我　他日犯邊則
曰我納彼叛人彼不歸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
矣彼叛衆益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二也牙
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于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
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
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移生也今出則死而
不肯去將從而納之也恐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
擁兵于外牙木蘭為變於內即甘肅危矣可慮者四也或
以今陝西荒僻甘肅孤危尚虞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
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

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
肅并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
尋丈是故疆場尺寸之議不可不順也甘肅去年銀一錢
易粟四升今銀一錢僅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
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臣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科也鹽一引輸邊
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
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築堡伍歲時屢豐菽
粟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
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塩一引也户部乃變其法凡商人引塩悉輸銀于户部間有輸粟之例亦變行變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徹業而歸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蓁蕪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然則欲足邊糧莫善于　太宗皇帝之塩法矣户部何為而不行乎臣曰輸粟於邊則利歸邊民若輸銀於户部則利歸户部今户部之徵塩銀也計銀一萬加耗千兩若行輸粟之令則户部失耗銀之利矣是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　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博采衆訛復相辨詰過不自揣其為狂瞽者如此伏惟　陛下

敕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　貢何以信其非譎又哈密
池城作何興復牙木蘭求降其誠其偽作何料理務出萬
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詭術　敕戶部比聞邊糧累年缺乏
若何而為目下賑救之策若何而為經久儲贍之策并畫
上　聞臣愚且見　中國奠安萬世永賴矣

振紀綱以綏四方疏　胡經

臣聞文以定治武以勘亂明王張弛之大道賞以酬勞罰以懲逸馭世鼓舞之大權故仁義並用而政事和恩威懋著而人心服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承　聖祖神武之威新　列聖弘文之治彝倫叙而父子君臣之位定典禮秩而堯舜周孔之道明是故海宇絃頌黌門俎豆中土之民至有老死而未見兵革者固宜邊戍效忠夷狄率德乃大同之卒呼聚稱亂至戕殺主帥偪逐撫臣以自外文明之化亦虞之苗商之奄矣迺蒙　皇上赫然震怒亟諭征剿真乃文乃武　大聖人哉蠢茲賊寇殲決有日乃復降詔引

胡虜數萬餘騎衝斥突入直抵叛城與之接援我軍腹背受敵衆寡殊勢以致解圍左次幸而胡虜以草枯不能久駐復自解收河套以圖其後此正天奪其計而使我軍得為之地也臣愚無知竊意今之憂不在叛卒而在強胡今日之罪不在強胡而在叛卒易曰履霜堅冰至言所由來者漸也始以正德年間召入邊卒為親兵而勢橫因得窺中兵虛實而氣驕至殺撫臣殺裨將則叛形露矣乃復貸不治若必謂 王法無如我養成大變固其所也臣切思歷代養兵之厚無如我 朝一歲所獲不足以供一軍之需近雖散猶懲期其要亦當事者之責而 朝廷豢養之恩

固世世也乃敢據我城郭弄我利兵資我粮餉脅我良民
殺我　王師具其滔天無赦之惡臣不願與之俱生也然
此特釜中魚肉少須史耳安足上勞　聖慮哉獨惟外虜
自我　高皇帝驅逐之後　文皇帝迅掃之餘其休息
今日有餘年故部落蕃盛弓馬精强勢則然也我　國家
承平日久上下習戦将不閑兵城堡不修火燧欠明虜来
則遠避虜去則徉追以是習爲故事歳復一歳求欲無大
眺亞殺如今日無已也臣本西人不諳北事然竊料此虜
雖張備禦有方亦然有大患也何居臣聞不掉之尾起于
中乾風邪之疾危於内屋今際幸　聖明在上群賢布列

根本之地敦大強固有同磐石雖遭茲不虞特氣數之少
慳耳夫夷狄得撅自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入主　中
華翻天覆地之變極矣幸而　天厭胡虜篤生　聖祖盡
驅而蕩滌之今雖百六十年仰觀　天道俯察人事豈此
虜能復鄉躅時耶雖然天下事無恃彼之無患而恃我之
有備易曰童牛之牿愼其微也豶豕之牙握其機也蓋微
愼則早見而預待機握則用力要而成功易今虜寇交作
譬則人之一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痾疾也良醫疑之則
遐齡之徵萬一輕視而徐徐云吾不知所生矣臣職叨近
侍心切過憂謹條禦戎討賊十事忘昧為　陛下陳之

一曰定聖謨以成大計二曰設大將以一紀律三曰益將兵以狢賊勢四曰重將權以肅軍威五曰善召募以責實用六曰重陞賞以勵人心七曰務徹過以便展布八曰時糧餉以從士馬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十曰嚴關隘以防奸消臣竊惟陛下一身天地神明之主也陛下一心萬化幽明之源也故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夫大同者兩陲之藩籬六鎮者西北之要害燕晉者天下之脊膂無大同則宣府之勢孤無宣大則六鎮之兵掣無六鎮則西北之民危而東南無安枕之期矣伏願陛下俯救一方之溺兼收群士之

策乘焰焰之方張絶炎炎之無已雖號四方之兵費太倉之粟耗府庫之財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為之是為應兵應兵者強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夏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斯之謂乎夫大將三軍之司命　社稷靈長之寄也故漢高拜韓信于行陣而七國服宋祖命曹彬為都部署而江南平是兵之有大將猶指之有臂臂之有身身之有心伸縮進退惟心之一運而已邇者　命憲臣為制使　遣武臣為帥夫亦為備岀虜設也今擁衆直入至號七萬則非常虜矣集兵四萬上今亦為討叛賊計也今虜寇相援衆寡莫敵而負固援強則懼後或獨且奈何哉矧兩貴不相使

謀猷之下豈無異同臣會今日大將誠不可不正啟也待之
不可不重也求之不可不慎也必其智足以識微量足以
容物謀足以成務望足以壓衆如古裴度曹彬其人可也
使四方耳目收觀易聽以將軍自天而下亦　陛下神武
之大節也臣聞今之邊患一虜挾弓十夫披靡虜騎至萬
望風逃守此正近將怠弛積弱之弊者也　聖祖定中原
江北之卒　文皇帝北伐之兵耳是故虜不自奮存乎時
將不自任存乎君今之邊臣專以討賊則有必克之日無
以禦虜恐難兩顧之勢且今所集兵者四方兵耳若外攘內
攻則非十數萬兵不可伏乞　陛下俯從群臣所薦中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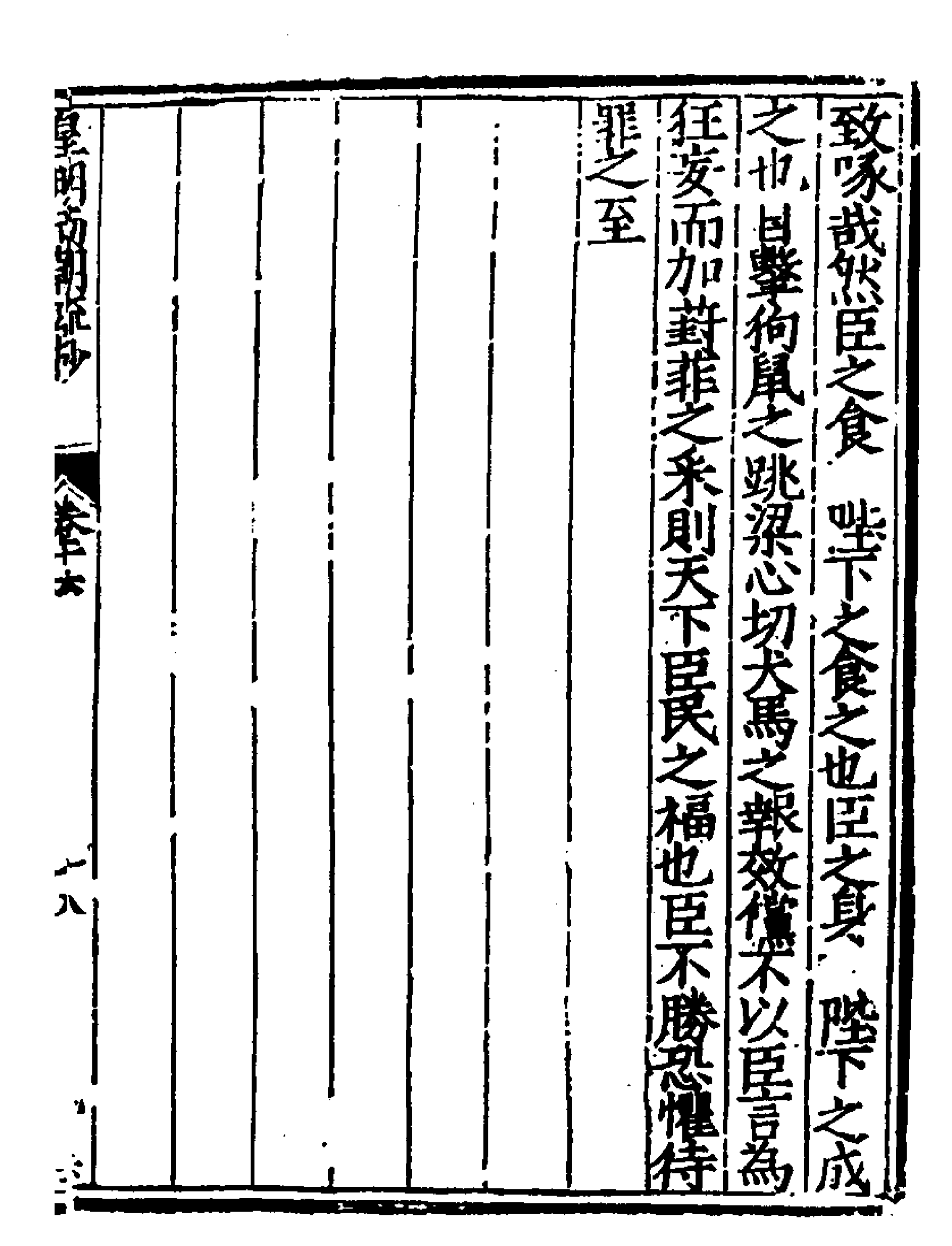
所服者添設為制使督師與張璜郤永重表裏相濟一專于攻賊一專于防虜而兩軍將士悉聽大將之命庶乎統紀一而無忌彼顧此之患血脉通而有此失彼得之助故曰成大事者不恤小費弭近憂者必多遠慮古之立將也君親操斧鉞而授之柄將拜命曰君不許臣臣不敢將于是軍中之事皆由將命故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 朝廷之上惟在責將不在籌策將得其人則凡安危之計攻守之畧呼吸變化自有機度所頼者予奪生殺降拜調度之權悉以付之而無以尊使以行之而無待于 請如 先朝之任靖遠伯王驥是也則智謀勇鬭運

氣淅何倜儻處不必平矣募兵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三曰貴速四曰貴靜五曰貴聯六曰貴厚因能任器謀勇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招勇可詐可貪可挾可從及使懦弱之流附勢象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預將復至矣即令為計亦已遲矣遲而復緩猶拱手徐行而救人於溺之中。是以無稽謀朝募夕發以赴軍門之會之謂速邊鄙之民樂戰而輕死饑餓之民重食而輕命故因地呼號者不必勸而響集因饑收納者不煩命而子來使令之將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憂而行伍充民濟盈安而強壯用是之謂靜遊食之民性同

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走勢之所必有者于是編行伍明分數彰連坐之法定士八牙之制如古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祖宗墳墓之繫誰則無之今一旦驅之戰冒鋒鏑櫛霜露俾非恤其身家多其犒賞其肯為
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夫正義授命正士之忠立功要名中材之心而酬勞報功則人君勸奬之盛典也是故千金之下必有死士書曰功疑惟重非重于功也不如是不足以勸天下之心伏覩 欽定本兵備查 先朝北征故典定為賞格著為定令以給大將大將以示諸將士如是而人心不勵臣未之信也昔鄧禹漢名將也一將出關輒

為赤眉所敗光武署而并任之卒佐興漢業功首諸名將
益以兵家勝敗固常事也伏願 陛下鑒功過之並使畧
得失之細故無拘文法從以權宜征西將士張膽直氣無
後瞻顧之患矣兵者國之衛也食者兵之命也用其力而
先奪其命敗之也也乞 勑戶部大加計度將其飛輓給
其糧草使軍門調度給散之有餘斯萬民之幸也是故佚
之而後可勞酬之而後可使生之而後可死史曰千里饋
糧士有饑色夫士而且饑其如與戰哉武王曰予有臣三
千人惟一心蓋心一而後言語同言同而後力齊力齊而後
戰勇大同之變或撫或勦前此猶可說也今日之事有討

而已矣易曰得其大首獲非其醜仁義兼用之謂也善首從別則賊心二而力孤玉石分則良善安而德溥然必威行而後可施勢窮而後力乃屈故將欲生之必故死之文武闔闢之機也切念天時人事此賊已漸失所據矣大兵衝之不北走羌胡則南走中原近蒙　陛下分遣諸將益守各關誡豫防之道也仍乞嚴加　勑責諸將有潰賊若干人者必戮擒賊一人者同賞要害鎖鑰則此賊逃無所匿匿無所止大同之俘馘不日且獻矣然此固大畧也若夫運量之妙攻守之策雖以老將如趙充國者尚不敢為漢遙度以取金城況弱質綿力未學軍旅如愚臣敢



致啄哉然臣之食　陛下之食之也臣之身　陛下之成之也自擊徇鼠之跳梁忘切犬馬之報效徼不以臣言爲狂妄而加葑菲之采則天下臣民之福也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平政令以定危疑疏

曾忭

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畧事宜答覆恩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備樂和天下臣民咸登至治而遼鎮之兵一紀四叛雖於 聖德無所缺損而咸和之化胡可為醇遂變激亂固撫臣之過而軍士悍傲輕干變背胡可為順紀綱法度至於淪斁胡可為立人心杌隉鼓之易搖胡可為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者也然以 廟謀廷議當有以為 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妄有陳說近覩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于懲咽廢食之過也臣等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情

得而予奪息幾微輕重之間則低昂懸殊矣　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方豈其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獘滋而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懲或圖而意反之豈可復助其勢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之呂經奉　命撫循不能宣布德威過重法厚歛以發釁端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屨首足之分即其舉措少乖而　國家紀綱法度固森然不可亂過今驅逼而拘縶之無異小吏然其至裂衣閉闔呼譟稱叛此可謂非罪乎縱令不能明法正罪以杜驕悍固宜平議而均治之矣兵部迺過懲乎大同之故遂不復為　國家長久之

亂不待撫報即懸斷而遽議之夫巡撫越牆而避變都司本軍士逼逐而拘囚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又與呼噪擅閉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數數求原無他意至於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與更置從其罪而深為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內惟懼弗深於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激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為安也臣等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為今日之事異於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亂者其恃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積厚聚餉給不匱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

伏 親藩在同城礼四也外隣強虜急可救援五也歴積稔惡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為叛而我之所以師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邊城節鉞士馬精銳厚餉積芻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兵不過五千芻糧仰給遼陽而外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朶顏海西毛憐諸衛所 國家冠帶效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狄強黠無忌世為中國仇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窺之援內復鮮 親藩之比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鼓鬨呼噪而終不敢有他者

專門之裔必明經之儒必精算之士臣於三者無類焉叨
夜不遑罔知攸措然於治曆之法畧聞其槩矣古今善治
曆者三家一曰太初二曰大衍三曰授時太初之曆以鍾
律大衍之曆以蓍策授時之曆以晷影曆以鍾律而起固
正也然聲氣之元不易求曆以蓍策而起固善也然揲扐
之數有一定惟以晷影而就日之體測之毫忽微秒不可
得而遁矣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未有出于此者
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為皆空言臆
見也伏望 陛下以欽天地而授人時為重乞可御史朱
節之奏 賜臣中秘所藏有關曆學之書及 國朝曆志

准臣親督會　奏改曆中官正周濂等及疇人子弟內掄
選諳曉本業善于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詣觀象臺啓
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
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
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紫氣月孛羅
睺計都等類視元辛巳年看所差備錄　上之仍　勅該
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如善立差法之邵
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今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
詳定歲差以成　一代之懿制可也方今天下滌沐　聖
化之中豈無其人哉甚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驗算也

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弊端疏　曾作

近該鎮守太監王純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告呂經苦害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乞差總兵官邵永侍郎周敘前來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閑住了還着錦衣衛差官校齎駕帖拏解來京問理表璘并地方有罪人犯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韓邦奇也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欽此臣等伏讀　明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體權達變推誠矜物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將順以紓　至懷惟　九重嚴邃　君門

萬里邊城變故之狀軍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
於　聰聽者猶多也至　陛下所覩者又皆危城之跡一
偏之語議者且復抑揚輕重于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而
裁之乎傳曰膚受之愬智者惑焉文致之罪即皐陶之德
以爲有餘辜矣今日之事非賴　陛下之聖明公虛洞燭
鎮靜遐思若遽聽邊臣之奏從軍士之請則所以處此又
不獨如今矣近有山海關守臣帖報兵部關稱本月二十
五日呂都御史進肅寧總兵勸說不必久住軍士恐生他
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　呂寫字進各軍聞知云你將我貼
丁不與又將粮銀減半今還寫本害我各吶喊擂鍾打鼓

衝入將都察院門打開擁入將呂經遍身踢打肘鎖送[illegible]
又將都察院并文卷盡行燒毀看總兵太監奏本討
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疏未可盡信壅
蔽之弊不可不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寄命軍士白刃
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辱則蒙蔽之罪無暇矣故
先後奏詞所以伸彼抑此者非有所恩怨厚薄之也自全
之道在于此也且今之官府所得行威虐者以　陛下之
委任權久在已也呂經奉　命取回則權任固奪矣縱欲
為虐誰復與用命者況其受侮遼陽濱死者屢彼縱自愧
寧復不畏死耶若曰往政之虐則遼陽已發之苛政刻令

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為情亦大可察也夫今日邊
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家數有之積三者實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厥罪惟
均法固不得以輕重之也 明旨已下 命使已行呂經
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至于軍士之多辜不正名晰義以
昭示天下竊恐姦雄之竊笑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
投鼠者忌器狐穴于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所托者重
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 朝廷法度
明典固在也軍士誠聲于 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
猶屬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擅自捽辱如此且聞其髮

之兵尚有煩言何遑皇至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為急
耶則　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
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司計者未見糧之所以備不獨兵
未備糧未備之閒故力雖勤而功愈塞萬一有警則秋期迫
兵未集而帑藏何以空言退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
將大勢先約　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先治兵
治兵中他其氣今萎而積弱氣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厲
兵調論紛投之人率採于煙額謂莫之敢攖臣等雖甚蔽
懿竊笑其說之甲也夫指虜部而周數之大約僅二十餘
萬而以驍悍自恃者惟吉囊與俺答阿不孩二部共七萬

人竊據河套為我門庭之寇耳其餘如亦克罕之荒昏伯
思罕台吉之庸瑣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關者
四十餘萬矣衆寡之分固已不論若整我節制之師驅彼
嗜利易驕漫無紀律之虜勇一敵負六百群皆奔矣况仗
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武將謂虜之獷猂猶豺虎之不可
禦虜信豺虎也然孰豺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
獨非人乎哉蓋智勇並用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秋
平定嵐石之寇是又入阱之獸耳以孤懸之虜深入千里
之地內不知經幾巖邑越幾險阻使關外有人縱不能迎
敵奮擊以揚我軍威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鋒時出掩擊

本心哉時事如此將來亦大可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
變雖大小或殊固可以覘人心無畏也如此尤謂法令為
行紀綱為立此非愚則誣皆非確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往歲覧大識者嘗遣推今日之事告 陛下矣今且有左
驗矣臣雖臣猶深怨不敢有為是煦煦以昔日前之安不
亦悉亂萌將自謹遣也無示意 國家舉事之難乎臣
請得而言之昔唐中葉京師再難玄德播遷天下多故藩
夷狄擅權故藩鎮之臣乘敝而起憲宗發憤剗除振累世之
弱前將練兵信賞必罰果斷將謀卒之淮蔡底定諸藩毋
敢赫然稱 中興焉然此猶可謂曰異代事也臣請證諸

本朝者正統間大虜入寇直犯　京城駐兵德勝門之外可謂危急矣而叛賊葉宗流等六七人者又皆乘時並起各擁衆數萬據土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視此萬萬烈矣而　廟謨先定群工效忠卒之醜虜悔禍叛賊悉平期月之間天下晏然方今　聖明英武群哲勵翼豈異　祖宗之時本兵乃獨為數十小卒掣肘結舌竟不出一語以問罪人此臣等之所以未解也近又傳聞當事之臣議欲聽軍士之請以周叙代韓邦奇巡撫夫　陛下所以罷邦奇不遣者蓋察邦奇非撫寧才故欲易之此固陛下知人善用之意非因軍士之請而欲以叙更也當事

之臣過為承望遂欲以叙往如此又何異唐時藩鎮之為
耶昔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孔子曰以為要君蓋廢置
子奪君上之操也軍士得請而廢置之則是　主上之柄
操在士卒太阿倒持非所以為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
起以請　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失
體損威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扼腕不平者也伏
願　陛下勑下兵部再加詳議特遣大臣一員前去查勘
務得真正首惡數其罪而責之以昭示天下無得即聽遣
臣取二三小卒苟且了事及　勑吏部別推廉靖大臣一
員往代巡撫毋得輙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往以肇將來

廢置之端則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幾可以示後而昭來也若或冥頑不悟首惡不悛 陛下問罪興師言順名正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昔成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饋之牛羊又不以祀湯又問曰無以供粢盛使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湯遂伐葛夫始以柔恤之仁也終以兵征之義也是故天下咸服而後世稱聖今 陛下所以寬大兩鎮者無亦成湯牛羊粢盛之饋將以昭吾仁也萬一兩鎮冥頑不服首惡不悛則 陛下神武震怒必赫然加之終不免乎葛伯之征矣夫葛伯蕞國耳罪止于不祀

乃殺一童子而已而湯卒征之今軍士固　國家世豢得臣僕非啻十萬倍已甚　陛下屑肯盡看之乎　聖謨淵深或出于此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而不能已於言何也誠激于中不能自已也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為國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　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非服即死而自享身榮親顯使　國家漸安無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即他日安危實固不及也誰肯為　國家出長治之謀盡久安之策以自取踈棄之罪哉臣等誠愚昧徃歲妄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臣為

異已讒毀構議無所不有賴 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日夜思惟冀效涓埃以答 高深而 聖恩深重仰報無由又兵戎邊鎮實臣該科之責非若異科事自有司存忘其愚陋復陳覼縷臣等非不知箝默足以自全緘口足以和衆然如負 陛下何此臣之所以萬死而不敢默也且今日邊境屢叛屢 赦誠恐習久而民安殆將忘其為非以叛逆為當然倡亂為常事不復知有上下名分之辨紀綱法度之防積習成俗恬不為異水流風靡日深月甚雖陛下大聖人以教化隄防之未易挽而回也今建議諸瑣瑣干紀綱法度之論若常談迂說悟 陛下聰明者欲使

天下聞之凛然知大義之不可干正議之不能容扶世翊
教折亂賊之萌是故奏不可少也　陛下容而聽之又使知
陛下之舉動體權造變一時濟艱之策諸臣所論則守經
持體萬世不易之常雖以濟變經以詔後固並行不悖也
昔孔子作春秋取二百二十四年之間亂臣賊子而筆誅
之孔子非不知死者之不可追而空言之無補也然而不
已者蓋誅死者于既往所以戒生者于將來孔子固為後
世慮也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則今日
論諸之論又安可盡廢哉伏乞　聖明俯賜洞察天下幸
甚遠鎮幸甚臣等不勝惓惓

[illegible][illegible]處以安中土疏　張翀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　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素卿等任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讐殺因而横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巡按監察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外夷入　貢我　國家著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為備固不以逆順為之疎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號倭奴自漢魏之際已通　中國俗尚獷悍頗知用兵嘗攻百濟白江口之戰大受挫衄以肴日本遂[illegible][illegible]在隣國時

許其互市賺贖數十戈矛[illegible]
所欲婚媾城郭大肆[illegible]
餘萬死於海島還者[illegible]
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illegible]中十[illegible]
切殺為事不得已則陳其方物以[illegible]
民財　朝貢則利　國朝有待不得[illegible]侵
奴之大情也哉　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illegible]年
及十四年兩却之　詔[illegible]入貢陝西[illegible]命[illegible]居住仍
齋之　祖訓曰[illegible]倚遼遠[illegible]實[illegible]為不敢
絕之矣嘉靖[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

徼稽顙　闕廷頓兹小醜時犯海道用此於山東淮浙閩
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
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非都布二司堂上官往來督
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復來稱貢
朝廷不逆其詐撫賞豐渥捆載而歸蓋墮其計中矣正統
中入我太倉犯我桃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
與剖剔計其女男以為賭酒之具或縛嬰兒于柱沃之沸
湯視其啼哭以為笑樂其為荒淫穢惡不可勝言前吏部
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最為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
夷虜相繼到來既曰譯得宗設等船隻人口數目若異又

稱譯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而未銷繳之數遞相訕詆至於數日則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況在彼無兩　貢之例在此無兩是之理真贗未分強弱已判譬之群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緤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狺狺而爭傷及人類者也參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督市舶司內官監太監賴恩布政司右參政朱鳴陽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慣樂因循議處未定而令素卿之盤餕慢藏啓窺瞰之奸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謝罪當面甘愚弄之術避地觀望致賊縱橫謀未展於一

縱捐賊逃於而此寧波府衛及備倭巡捕一應誤事人員倉皇失措慌惚自全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剿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翱翔海濵為患叵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横死之生靈或黙而不議何以警積年之偷惰通合據法查究刻日奏來及照日本國最爾海夷利覬中貨先年使者肆為不道荷我聖天子仁聖曲賜優容茲以讐殺我內地謂宜檄諸夷之甲與問罪之師但叢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祖訓聖謨洋洋伐之不祥勝之不武伏望皇上勑下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淮浙閩廣鎮巡

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獲夷黨宋素卿等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由宋素卿先年潛從外夷人數重賂逆瑾脫網生還宗設人衆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合正之典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防但其中間容有出于脅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遣情輕數人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委右詛辟或棄珠崖或謝西域番之史冊為世美談況倭奴怨謗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　貢是何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甘乎聖祖垂訓之意不惟背馳尤甚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

闕永斷其　朝貢之途毋徒啟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區區之私見實以海濱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誤事人員并死事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緣由仍　勑該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勸懲毋得通同隱蔽責有攸歸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有一種無賴潛從外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實繁有徒合行出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遇有前項無賴蹤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拏家屬從重究治庶幾　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兵不試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窮矣

陳膚見以贊修攘疏　　王煒

竊惟夷狄之為　中國患由來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滋甚夫　聖主當陽正四夷來王之會而宜頑駟虜顧敢於悖驁若此意者　上帝赫怒故驕其心褫其魄假手於我聖武之君一肆芟薙以貽　聖子神孫萬億年之安乎不然何蹂躪我疆土虔劉我人民而猶役焉不已其侵軼之心耶邇來陳邊將練兵繕墉蓄糧之議者章滿　閼廷皇上亦多俯賜採納付之有司矣但今日　廟堂之殷憂在於斯臣民之其情在於斯西北之遺黎洶洶焉不能朝夕在於斯惟收群策以成一勞永逸之功正　皇上宵旰

至意也臣子荷有所見皆當敷瀝悃誠以備采擇況臣等以言為職又安敢畏陋自嫌僭冒是懼徒習循默無所陳納以效此欵敬之忠乎盖天下之事貴于謀定而濟之以實古豪傑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戡難常有餘力者由此道也謀之不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公事去矣宜急而緩則渙散頹弛無以備不虞古語有之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況涉河之舟行大行之車乎宜緩而急則張皇迫遽而反乖于事理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擾擾之計恐不能不動 聖慮耳以為緩耶則募兵買糧內外切責固宜其急矣外此有耕通總倉糧之議者有欽京師畜產

半捩體無完膚祖裸赤繫游示通衢此何等刑辱耶雖經所自致如　朝廷何紀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請得數其罪夫執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鎮則執名易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執撫臣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詞曰請轉奏　皇上而不具姓名傚若無上罪五決堂陛之等倒首足之序裂名分之防蔑視　王章輕玩　憲典罪六此皆薄於呂經者哉苟不獲真正元惡數十人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無復嚴憚自是　國家紀綱愈不立法令愈不行邊境效尤循環而動　陛下之憂日滋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

毒雖淺積怒實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扇惑
軍者若曰無與于軍而二三奸徒為之是欲示勘官意也
勘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　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
不過誣執二三乞兒丐子鍛鍊成獄以報　陛下以姑塞
明詔如此胡不直宥惡效之猶不使無辜被於刑戮也臣
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曹逵題稱臣奉　命巡視居庸關
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伍紛亂喧囂甚不肅方不知
操上馬輒墜孱弱殊甚欲據法行罰卻被官軍人衆環坐
號呼大噪不服臣恐激變只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
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為詞乃以卑其為情亦甚畏矣豈

以牽其四掠候其去而集屢陣以尾之潛驍騎而左之右之夜則多鼓鉦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則多張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激之或閑其泉源牧地以困之乘其困極而殲之彼固遺我之獲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激嘆惋者也雖然忘羊而補牢未為晚也臣等恐牢之缺而羊愈舐逸耳夫秦晉之民古所稱尚氣槩勇力敢決者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端焉勢之分也法制之束之也心之撓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鐵以為椎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寸之則弱堅可以伸之撓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

邊分戍之而聚馬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分其兵于某處按伏其兵于某處應援某兵於某處防禦時零隔越正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矣況虜騎之來無慮數萬而諸将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復生無可為者故不為往昔楊琳孔瓚溝之敗衂則為近日丁璋石湖嶺之覆沒勢則然耳是盖以竊發之禦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而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崇溝迤邐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賊竊窺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朔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

衝也大同固為重鎮今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偏頭寧武鴈門之兵所當混補焉花馬池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參遊等官移鎮彼地更增戍于安定柳楊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定邊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于大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于花馬池以遏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為左援而寧夏為右援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池之援亦如之如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

以

賊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何地而求兵以坐觀不虞也出境而返轅以自適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從於東則西兵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擣其巢穴賊從於西則東人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種孽雖酋如是而與犄角之勢成矣聯絡可也設或羽檄紛馳而延調千戍裝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棹尾而去則若之何是在重總制鎮撫之專柄而使威令信義之素孚則將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角可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機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衝擾偵探者之賞罰而使之必明必信則所謂知

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筭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翕張連楫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于不腆之虜尋寸寸而守之不若振其吭之爲要惴惴焉以防其擊固不若批亢擣虛之爲得勢也此今日經畧之要機也若以爲固原之鎮未可以議邊而花馬池之懸隔亦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皆駐延德而虜横今還榆林虜勢遏者正得扼吭之策也雖然如法制之東何哉兵也者將之利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以折軍之法嚴諸將領夫兩軍相擣鋒鏑交加不死則傷今禁將領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馭將若謂寧拙守無巧

戰一有駁果之將出邉墻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釁識之而何敢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與守交相為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是故有虜兵無勇將無勇制率皆逗遛顧望以偷生免罪為得計養成偷惰欺慢之風以銷縮其肅勃敢勇之氣是猶持大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摧抑頓挫持將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不得攄其手何哉盖豪傑之士率有俠氣不可繩檢故古人見怒蛙則式之見螳螂斧欲擊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甲冑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密其防欲勇敢之不變為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

三圍將昭軌物引綱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越於禮法之外而乃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士不惟無以作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請除貪謀僨軍邀功浪戰者罔赦若有雖折箠而奮勇克捷雖出邊而具有成算者悉從寬假以開放其鷙擊虎將之心除貪殘刻軍逗遛失機者罔赦餘悉簡節疎目治之無責其成律無持以苛細以長養其投石超距叱咤桿軼之氣則沿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心之攜二何將之與兵相倚為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

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綏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譟則憚役而狂駭甚至執王帥加不逞焉紀綱之不振義方之不講至此極矣為之師者平居諄諄諭以取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望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以為恩友疑阻焉臣等以為是不難存乎其人耳宋宗澤之撫揚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賊也皆稱干戈與我為仇讐者一入營労来而即戴之為慈父卒效之死力况邊士世受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鼻息于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在孰謂終禎意不可懷来耶得若人焉明之以信義

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不慴則忠之無不感感之無不
畏耳將歌舞洶湧言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
得而感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患適以生阻而有恩之感足
以招携何則誠偽之分也且發戰士如鷹犬然終日發
縱指示以馳搏狐兎則精神鼓舞各盡技能而大有獲也
不然則安飽樂怠惟嗷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
噬人矣五代相軍驕卒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劒治之遂
帖然定者此明徵也若延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有艱
于衣食抑揚御率之道似或闕焉至于治兵備糧孰不以
為至急矣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

之議治兵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觧雖勤而逋亡繼踵徒衛吏胥之橐爲生民一重擾耳況風土不諳甲胄不勝而欲濟于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大同之變盖常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伍之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措餘耶此皆其不省事實爲空談者也今之議畜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例外發銀言挖運則飛輓之費不貲而京倉之儲有限言發銀則粟價翔踊錙爲銖用雖竭帑銀以輸邊譬之以涂塞海也況軍士所急需者菽粟耳菽粟乏焉積金如山何用哉夫然後知漢晁錯實邊實粟爲有見之言固可務〻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

主有土此有財今邊方蕭條沃壤盡棄人散財匱久矣何
司計者不立根抵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政之壞由於法
之廢臣等則謂必盡責其法而後屯政可舉耳何也利歸
於下則不戒而人情樂於越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
以弛故寬大之政邊人尚焉而況於荒蕪寒瘠之地尤宜
施也臣等聞往年邊帥豪戶墾藝俱廣不惟封其私圖而
且便於公糴不惟大車小俱為便廩之充而架梁防護尤
足為悍圉之固瑣見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
地之疏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宰臣
之變以此鼓衆怨而遂欻然起矣稷之以蝟靖持之以大

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之糧之而人益攜今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為虜用者有由來豈一日耶言之至此誠可惋憤臣等乞　皇上渙發　明詔沿邊壞地有能佃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與為業永不徵科其壯夫健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量給種具三時藝獲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刻將官獎藝廣者兼得多蓄死士以護其世業以壯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毋妄生擾害仍　勅撫巡等官時加優恤勞問如此則任農繈布耕戰相協三年之內殷殷乎屯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撥給于有

事之日以恤事田畝皆因倉粮不蓄而自乞秉耒鑄者皆干城兵不募而自足何此之不為而顧為不得已燃眉之計空竭　内儲割心腹且無益肢體哉君謂王制無不税之土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膏土茂田忍捐于興草之棄没而固靳于我軍我民之播畑生息乎忍容將領錙銖為軍士朘削而不欲其且戰且耕以自食其力乎君謂懸瓶待炊不啻涸轍之鮒而江西之挽不及于救也則控運欵銀一二年間偶一為之以拯其急若以此為蓄粮之長策則非矣至于勞來安定猶在州縣親民之官時其急艱而周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勸督之稽其夫家衆寡之

數而什伍之俟其將殺然後芻糗之儲首民兵之調發無梳不可而觸發之寇可不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邊方州縣正官吏缺擇進士之俊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

皇上既俯採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謂虜騎之咆哮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弓矢命中則我兵不可支矣如之何臣等請避所短而用所長此亦兵家制勝之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能當車盖衝車吞擊則整而銳重車列陣則固而嚴聞近年固原等處造有戰車矣何廢而不用乎臣等讀史見宋順昌之捷郾城之捷皆步兵矣以長刀巨斧乎蹲而進虜固馬不及驅矢不及發而潰矣何

不倣而行之徒專於弓矢之程況戈矛安戰神槍機砲連
弩之利器屢曾有之而遂謂不可支耶然馬之不可缺則
茶馬塩馬點馬收馬之制何盡廢弛而顧紛紛于買馬責
豈無所歸耶況孳畜之馬飛隤雕腫于江之南北無濟于
戎備而徒為民之巨蠹是誠不可解也調馬於邊或於近
邊之苑監而歲辦備用之銀於軍府斯兼利於軍民矣臣
等見弓矢之造偏天下每郡計數千金率為藪胥巨猾之
散肯而徒以敝弓枉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于戎備無絲
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直悉解軍府聽其選士
精造以便給用玆不可耶若謂馬價弓矢之利悉歸於邊

恐稽覆之難而侵漁之弊滋此又數米命婦炊之度非所以語經畧之宏規也前數事者在　皇上一號令舉措之間惟得人而任之為難耳方軍情之未協則撫綏訓定之為難方財用之乏匱則濟量贏縮之為難方兵威之乏弛則鼓道振勵之為難可戰而戰可守而守可進而進可止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為難事變橫出則鎮定整裕之為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之以不匱之財者鮮能堪此責以紓　君父之憂故必採天下之公極天下之選如宋西北事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績乎若夫兵難遥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心腹手足之間脉

理之不貫哉有之矣臣等請戰守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由彼制可乎做便宜置吏之意文自守巡以下武自參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楊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做市租皆輸幕府之意賞犒支給悉得隨宜專决不以銖兩稽勘使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請不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斯蕭可乎擬議貴精咨訪貴廣以禮致辟名臣俊士足為主師之師友以賛軍機如古幕府之開可乎遠近士民有義勇絕

倫者許招至麾下優其賞給爲軍鋒之冠候立戰功奏
請補用可乎此皆 朝廷馭將之大制固非小臣所敢妄
議然 皇上一振宏綱以洗積習頽弛之弊以建萬億年
永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事柄之歸不可以
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等以爲議復河套
于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爲狂易人矣但兵也者勢
也弛之則垂趨而委地振之則動乎九天之上信得其人
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以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
所恃以限隔胡虜者黃河一帶水耳險爲彼據而二千里
衍沃之土使得以畋牧孕育于其間異日醜類充斥則驚

豈止此寮勒將不但今日已也恭天意以驅殄驕虜此
而後我故疆來 先烈以固永圖如好大喜功快心狼望
之比者異矣至於郊坰密邇之肘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不豫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用此陘之役夜半之宗何
如哉疾瘢已發詎不待徵往鑒于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
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其潛移默奪要在柄事者之
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繫兵籍者皆儒販之夫將領
承世蔭而司軍政者率裙屐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
已也乞大 賜振整自而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
備不虞則克詰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竊等

猶有説焉急治其剽故不得已而授攻伐之劑然保和榮衛為元氣之護良醫恒與醫焉夷狄其剽也民其本也急于攘禦之策而忘其輯寧之治幾內之謂何而催逋之使楊鑣競馳于宇內征督不已繼之箠楚箠楚不已繼之械繫有司承望以苛急里胥竄緣以肆毒民之騷擾不更甚乎周書有之用顧畏於民碞是獨不宜深長思乎臣等進猶有説焉重正治官乃肆征弗庭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今小大臣工果能精白一心竭忠悃以仰承 聖德合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廉隅之無闕其悉以公而賢否之不淆切 上憂

臣鄰之義而請求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以勿
傷災內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于舉矣臣等竊叨南垣
仰報無由感切時艱有懷欲盡遂以猥瀆無濫之辭冒干
天聽幸
賜鑒納以裨消埃此實
皇上不遺纖芥天包
地育之至
恩也瞻仰
宸極臣等無任懇悃激越之至

申飭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橓

竊惟 中華之御強虜張 天討以蕩虜氛乃 王師之所以成百勝而振風猷以壯聲靈尤邊計之所以保萬全也昨者胡騎跳梁擾我東鄙賴 天威 廟略立 命陸師殲之河東古北斬馘無算不旋踵而犬羊遯跡焉誠足以伸華夏之威而減 神人之憤矣然以利害較之孰若先發制人而使其不敢來又且豫備周嚴而使其不能入豈不尤為長計哉此則方來之急務邊臣者之責也乃兵部議處十策其於安邊謀 國蓋亦曲盡其機宜矣臣等復欲條列規畫以效一籌恐議論愈多徒重邊臣之牽制

耳謹直敘管窺大畧以俟　聖明採擇焉其一曰破邊官之長套夫邊事之不振皆長套拘之也人亦孰不知其為非而相傳已久驟改為難於是互相倣效以釀成沿襲之害而不知其為誰之罪矣即如兵馬係一方之保障豈堪迎送之疲錢糧出百姓之膏脂而不惜餽遺之濫總制之職非不重也而任下官抗禮致軍令之相妨勘合之禁非不嚴也而借各路通行使郵程之供億有徭役之金幣以瀆禮有泛常之宴會以靡財彊閙事因不共執乎雅道以巡撫而薦總督之功以督撫而敘巡按及臣等朝紳之美功名念重乃甘自處於諂夫諸如此類未易枚舉合無

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除成規良法求為遵守外其餘事體因循任行整飭縱使振揚必過浮議流聞亦無遽以文法繩之則脫畧于蹊徑之外可以綽綽然展布其驥足矣其二曰除邊人之積蠹巧猾之弊何處無之其在邊方為尤甚蓋疆場之外防禦為急而刷滌弊邊姑息為多而法網易弛且恐招怨生謗故皆熟視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士之擅殺降虜也豈不沮歸附之心墮軍之心貪虜貨也每至啓窺覦之釁則除根賞可憐寒餒之脫巾攘奪首功不免英雄之喪氣流賞以及磕出則廩便為虛而役占又無買閑則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之名矣豪強占據而莫敢

誰何屯糧有徵收之數矣官吏侵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盖吏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將官府及地方中累年宿弊次第剗革無分官民豪右但一有阻撓聽指名奏 聞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正此之謂矣其三曰略邊務之虛文自庚戌以來封疆之吏人人自奮選將也練兵也轉餉也修墻也分區擺邊也條列自宜及奏報功次也未嘗不僕僕然稱勞矣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人哉他姑勿論只如昨日河東數戰說者遂以為二百年來之所未有則前此各邊紛紛報捷凡所謂官軍奮勇血戰斬獲首級奪回遊馬矣

器大屢敗遯以境中紙上之空言可知矣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痛加刻勵此後如其事當行其事當罷其事宜請其事宜專務期着實舉行以責成效無徒塗點門面取快目前非但上為　國家下為軍民而亦即所以自為其身矣獨不見近年以來各邊之崇飾虛文者豈不徼一時之幸少間敗露而斥罰隨之矣畢竟何益也耶萬一諸臣不悛仍前搪塞聽本兵及巡按并臣等該科不時劾奏積衰之邊孫庶其有瘳矣乎臣等迂見如斯言病而不慶其方舉藥而未竟其說竟欲不開事規不煩覆題使得使宜行事各效所長而不敢多歧以亂其心遥度以掣其

肘也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薊鎮大小諸臣鑒前轍之非遜勉同舟而共濟閫外之事悉以委之諸凡建白注措許以不從中制焉至於功罪賞罰自有典　章在也其各遜應否通行戒　諭一體遵行均惟　皇上裁之臣等不勝悚息企望之至

條陳邊計疏　　楊博

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處爾等會文武群臣着實詳議來看欽此欽遵節該本部覆議移咨再通行大小官員摅忠殫慮破格講求各令刻期具　奏咨臣等酌量緩急會同　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議列款上請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臣等切惟往胡虜猶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　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擾動搶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皇上軫念生靈旨勅督府　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

愚極陋目擊時艱敢不祗承自昔防虜不過戰守二端而
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
有墻可恃虜雖保其不來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
即為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墻可恃虜雖保其不入
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即為中策臣博江本固臣
士儋連日面相酌議除重將權明專令脩城堡等項事宜
已經各官條　奏不敢贅及外謹將東西六鎮戰守之機
其大且要者列欸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　勑下該
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及照來　旨建白者臣等之事
也詢謀參酌者輔臣本兵之任也至于削去虛文力求實

教者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輔臣本兵議之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乎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同心寅恭實心幹理乃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危人情所難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人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近歲薊鎮潘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相繼棄市而總兵參將遊擊反從末減是以今歲虜警屢稱敵戰竟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頃蒙　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惕而副參等官田世威劉寶胥進忠吳兆裕等分有信

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問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拿到京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一定薊昌守墻之議薊昌二鎮因山為墻延長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經修繕河防口古北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有徵驗近因猾虜潰墻說者遂謂墻不可守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蓋前年墻子嶺失守乃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官軍守兵单弱援兵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于墻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趂此冬閑躬親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備即為修補春秋兩防

將調到入衛邊兵分營配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中地方猝遇虜衆攻墻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我乘高而擊虜騎雖强恐亦未能飛渡一定宣府南山之議宣府東路延慶昌平薊四海冶岔道八達嶺等處俱有通賊要路總督宜用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京為重連年關外增設墩墻深得重門待暴之義近議紛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家口左右衛等處俟其南下方守南山失策甚矣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秋而防仍照成議謹守南山以慰　君父宵旰之懷不得籍口外防致遺內患　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鴈門寧武偏

頭三關均為山西門戶鴈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其衝先年寧鴈一帶添築邊墻增兵戍守未為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曰擺邊實為故事固未見其倚墻拒守如薊昌二鎮真能遏虜之歸者也誠薊昌合諸鎮之力為守頗易山西止一鎮之力為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齊議罷擺邊得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關外遼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遇有虜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照得

倒馬龍泉諸關谷要害頗稱天險且藉宣大為之屏蔽
虜若南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界馬而馳亦須數日
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如果虜犯宣大已入關內
邊關宛洪嶺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乘墻拒守斯為得
策近年以來先期擺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靡費芻餉合
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春秋兩防預
將兵馬分定地方照常操練必須的有警報方可登墻以
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
朔漠與虜為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先年總兵官梁
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虜即入寇

不敢久駐蓋牽于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虜巢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馬弱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亦搗之亦不為過有功破格陞賞縱有敗衄不當輒加開邊啓釁之罪至于宣府亦可倣而行之蓋總兵馬芳驍勇不減于霍戮力報　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濵海陸夷中通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以為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凶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

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蕪每遇年豐穀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二年之備患而不費事在

可行

重邊防以蘇民命疏　王希文

臣原籍廣東東莞縣人生長海濱習膠陋學雖於國家大體素所未諳然閭閻隱情頗嘗備歷荷蒙　聖明恩育選置諫垣臣豈不知要領之當言而細碎之可略亦以泛言不若聞見之為真舉遠不如指近之為切況天下之務莫急於邊防而邊防之害莫甚於海徼天下之民莫困於力役而力役之竭莫甚於東南臣謹以耳目所見聞者披瀝言之且如番船一節東南地控夷邦而暹羅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國貢獻道經於東莞我　祖宗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非利其有也故來有定期舟

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為伴送附搭貨物官給鈔買其載在　祖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　貢時多帶行商陰行詭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武十二年方具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年間佛郎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横行犬羊之勢莫當狼虎之心叵測賴有右都御史汪鋐前任海道副使併力驅逐遠我　皇上臨御威振絶域邊境輯寧凡俘獲夷酋悉正極典民間稽顙稱慶以為番舶之害可永絶而疆圉之防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缺貨之嘆矣撫按上開復之章矣雖一時廷臣集議不

為無見然且以 祖宗數年難沮之虜舉爾掃除守臣百戰克成之功一朝盡棄不無可惜若使果皆傾誠奉 貢則誰不開心懷柔以布 朝廷威德設有如佛郎機者冒進為患則將何以處之乎其間守巡按視夫頻煩官軍搜索居民騷擾耕樵俱廢交手無為魚鹽不通生理日困皆不足論以堂堂 天朝而納此輕瀆之 貢治之不武損威誠無一可者臣竊仰 陛下控馭西北諸夷恩威並用誠若知其變詐之狀必不輕從此議也幸今番船雖未報至然守備已先戒嚴例虜民船海島生變邊釁重大誠為可慮如蒙 皇上重威守信杜漸防微乞 勅都察院轉

行巡按御史除約束備倭不致侵擾外仍乞申明　祖宗舊制凡進　貢必有金葉表文來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濟如有人貨無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舶一絶則備倭可以不設而民以聊生蓋貨可通而璣璚之利皆集矣又如珠池一節雷廉二府雖隸廣東然地極一隅接壤交趾因其蠙蚌聞産名為珠池我祖宗四海為家雖設池守然不過遏防民爭奪而已非以為寶也故採無常期取無定數蓋以非日用之物而難責於惟正之供如載在會典不與物料為例不與歲辦同征班

班然可考也正德年間逆竪用事毒流海濱監守漁獵牙爪耽威誣商船為盜珠脇鄉民為匿寶傳奉採取擾害百端蚕食不堪致成激變屢經撫按重臣奏請　皇上御極沙汰冗員珠池少監亦在裁革民間踊躍欣幸以為中貴之害可永無而採取之禍可恒免也何不數年而華者復矣採珠數斛不盈其數而又再採矣一時守臣不體欽奉固為有罪然驅無辜之民而蹈不測之險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計以斗斛之盈若人力可為則誰不奔走奉承以供　君上之用設或天產有限雖舉網竭澤亦何以足取盈之數乎其間雇覓夫船叢累里甲橫行海島刼奪客

商服役踰年荒棄生業風濤頃刻呼吸存亡皆不足論但
以　明明盛時而貴此無異之貨且寒不可襦饑不可粟
似非有急者臣竊仰　陛下於一切珍玩屛斥不好若誠
知其採取之艱難必不再為此舉也今雖經行暫止然
成命尚未收回領到官銀刻期追取船夫畏罪薄海逃生
地方之患誠為可痛如家　皇上輕貨重民計大畧小乞
勑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除採取已罷工食停追外仍
乞申明初年　詔令珠池監守歸併總鎮責以守巡多方
範嚴禁民間不許僭用珠飾不許私相貿易盜採獲有贓
仗者從重問擬則珠池不守而民自不敢犯矣監守既革

則侵漁可免窮髮之民得以樂業而邊備無空虛之虞矣

凡此二事臣素所繫念痛心為　朝廷惜大體為民生惜

微命有不容於不言者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國威弭後患疏　李承勛

照得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歐珠浙江太監梁瑶題為緊急夷情及夷人讐殺乘機攻劫敢行叛逆等事又該禮科都給事中等官張翀等監察御史熊蘭等及該兵部節次題復俱為前事各節奉　聖旨該部知道又奉　聖旨是這進貢夷人大肆狂悖圍城劫庫放火殺人拒敵官兵據門犯禁逆謀顯著巡視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關防臨事不能擒捕以致脊逸入海殺死備倭官員情罪俱重本當拏解來京但有事之際且都住了俸著鎮巡官督率各官調集官兵嚴加防守設法追捕務將首惡及餘黨日下擒

捕究問明白幷失事官員分別等第奏來處治還通行各該備倭衛門一體防禦毋得觀望推託致悞事機其應否入貢事宜禮部看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著鎮巡等官省諭說彼回還本國其餘俱依擬行又奉 聖旨禮兵二部會官議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及宗族夷黨都牢固監候待報發落這事情還著鎮巡守上緊研審明白來說又奉 聖旨是這地方巡視海道及附衛所寨巡捕等官正為備倭而設因循日久人多怠玩致令倭夷不畏中國法度縱橫往來殺人放火甚至戕害方面官員擾害地方事情重大著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參了來說彼

處鎮巡等官并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各督所屬用心議處設法擒捕又近該兵部總議前項事情題奉　聖旨是這進貢番船進港日久各該官員不行遵照舊例上緊盤驗以致夷人在於中國地方殺人放火戕害總督備倭官員失事重情憑恩等并張芹著巡按御史提問明白奏來處治不許回護容隱賴恩雖無地方之責提督欠嚴本當究問且饒這遭著改過自新以圖後效劉錦既情有可憫贈指揮使與陣亡的張鏜胡源子孫各照例襲陞一級劉恩及詹尚等都量與優恤其餘俱依擬行欽此除欽遵外臣等看得前項夷寇敢於中華肆行叛逆各該地方官員先

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焚燒官府殺將辱國損威莫此為大及查據前後奏章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狃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主故常所以屢瀆 宸聰多是曲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奴打攪上國至殺官兵不伏 天誅偷生盜境仰仗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首二一俘首級三十三顆及長箭船炮等物差刑曹參判成泆昌等齎領并將搶回人口

王濂等八名管押前來獻之　闕下臣等相顧動色殊覺
赧顏肆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為堂堂　天朝統御萬國而
東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棄職守反外夷人之不若方
且務要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究治何以懲戒將來縱
照得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　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
畫策以保障地方海市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
備以防禁禍亂寧紹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
夷寇縱橫來往於封域之內殺戮攻劫於旬日之久如蹈
無人之境累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
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一起倭夷到來之時實因各官從第

急忽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劫殺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扃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倉庫舉火自焚船司差官為賊嚮導閩師墮地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餘姚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紹興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司何在且宗設所領倭夷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居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肆意攻略畢竟無與為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蕞爾島夷蔑視華夏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方面官員執虜指揮貽　國大耻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於道路傳聞未易悉舉及查得指揮馮恩奏

詞亦曰其間情節隱碍尚多不敢盡露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悞　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於不振功罪恐亦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卒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等夙夜思慮曾懷殷憂伏望　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兼係裔夷猾夏事關國紀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一員領　勑前去寧波府地方逐一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從詳奏來然後重行誅賞　大明賞罰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東西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載照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潜從外夷正　本朝叛賊法所必誅

正德年間勾引外夷俱來入貢事已敗露將置重典乃以金寶厚賂逆瑾夤緣　特旨幸逭　天刑今次復因此人激成宗設之變訪聞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船市太監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加懷憤搆此禍端實為戎首若不明正典刑梟首海濱則將來射利效尤之徒習為謀叛靡所禁絕伏望特　勑兵部將今次朝鮮國報獻賊倭仲林望古多羅二名俱遵照　明旨送都察院詳審明白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江解赴　欽差官處令與宋素卿對勘前項搆禍緣由及彼國差遣先後并勘

合真偽來歷具招奏　聞一同處治其宋素卿并宗設黨
與見在監候者中間審有中國從叛之人俱合一體梟首
示衆仍要拘審鄉鄰里老人等根查宋素卿本宗及平日
知情與交通貿易或為鄉導奸細之人鞫問情真照依律
例問擬奏　聞從重嚴禁以杜後患其餘審無他情上請
聖裁合無編發不近海道邊方散布安插决不可令返
國使遂夷知我虛實引惹邊患遺禍無窮再照臣等稽考
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
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
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即

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海道州郡之害
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絶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
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海道
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
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
船時出海道嚴加防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
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
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衛門官
員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制
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乃若

宗設作亂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入海而去該部題奉　欽
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得獲
亦復徒具文移何曾著實修舉伏乞特　敕兵部議擬合
無選差官員領　敕前去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
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
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
與換給撥補墩堡圮壞者即與修築官員之不才者即時
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
可以防海寇不測之虞可以壯　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
海外諸國名載諸　皇明祖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

其下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及嘗觀
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惓惓以倭夷變詐
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 天朝規年大利不當與之通
好觀於今日之事則 皇祖貽謀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
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關係重大臣等未敢擅議乞
候查明奏至之日禮部奏請 勅下勳戚文武大臣及在
廷群臣詳加會議上 請定奪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
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 詔旨切責一并另議處分
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搶人口王漾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
歷亦恐或係潛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

磾方可發落寧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即已逐日關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切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　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賊中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勅兵部通行福建鎮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鞫盖夷情譎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

許輕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於瞭報俱各
作急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
竟脫天誅況此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
且出沒海隈掩我不備況有侵狂漂掠之虞尤乞通　勑
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搠官兵脩理戰艦習風候時出海
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　國威以伸而　聖天子日月之
明雷霆之令真足以照臨八表震讋萬方矣

申嚴邊防以弭虜患疏　許龍

臣惟方強之虜易防以其可畏而人心加警也似弱之寇難禦以其可忽而人心生怠也必其視弱為強處可忽常如可畏斯為有備無患之道矣查得亦卜剌達賊原係小王子下部落被小王子追殺於正德四年內逃來甘州海上住牧小王子下虜酋吉囊俺荅等乃時入套中於是乎有套虜海虜之分矣今謂之四海者獨青海是已西通沙瓜州哈密諸夷南通四川松茂等處東通洮岷及鄰於浪興河套相連彼虜盤據於此往往散之邊境外悉夷人口數多以至強盛遂內侵甘凉莊浪西寧等處攻打屯寨

阻塞道路河西之民受害慘久正德九年該總制軍務都御史彭澤調集本鎮及延寧固靖兵馬共二萬前去剿襲征剿行至地名李思牧川賊覘知兵至移營西寧側近由河沙歸德渡過黃河奔四川節子關遂出松潘茂州直向烏思藏去聞說大兵旋散賊亦仍回海子分綹一枝往牧洮州馬進灘朵約河遂為洮州之害嘉靖三年提督尚書金獻民奏要照依　國初設立赤斤罕東哈密等衛事例差撫夷官前去諭彼夷以　朝廷恩威令其革心向化聽我撫化就使安插設為衛所許其通貢等因具　奏下兵部覆行總制尚書楊一清議得海虜如疥結胸腹久而不療

從將難圖宜密諭甘涼莊浪等將官部署兵馬及調集延寧固靖兵馬分路而進併力夾攻以驅河西腹心之害大抵如彭澤之策該尚書王憲王瓊先後總制各因虜營散遠而在我兵力寡糧草缺未遑為遠討之計嘉靖十一年正月內該鎮巡官都御史趙載等議得亦卜剌巢據海上二十餘年令內卜兒一旦傾心向化遣人托帖木哥等馬赴前來求通納款進　貢又與帖木哥做親因其來而撫之以道結之以恩是誠一機會也欲聽從俯順或俾之納馬酬直或使首領入貢或遣其子弟入質或襲授官誥降給印信建立衛所羈縻不絕大率如金獻民之議也具

奏下兵部轉行勘處間彼時臣初到地方欲議征勦則念
其方乞納款似近耀兵陰山之舉而亦所未逮欲許通貢
則慮其潛蓄姦謀或貽從戎內地之患而勢有可慮方事
熟思以求長策二月內適遇虜酋吉囊等擁衆十萬侵犯
榆林臣即提兵往勦將主客兵馬分布要害且戰且守虜
屢遭挫衂計不能入乃突出五萬由野馬川渡河徑入西
海襲破虜營收其部落大半歸於套內惟是卜兒孩帶領
餘衆脫走得免洮州一枝聞風惕息亦免出馬連灘尕約
河不敢歸巢以夷攻夷誠哉 中國之利也隨該臣會同
鎮巡官議奏停止前來貢事宜臣又議得滅燼復燃黠寇

輯爲理之所有也故籌邊者不以撫警弛備不以敵散緩
圖彼虜雖當散亡而在我隄備之方驅除之計不可不嚴
議行鎮巡官務要加意隄備多方運謀若彼虜餘黨侵犯
即嚴督諸路將領合兵勦殺用殄後患或仍去投我屬番
帖木哥華課等亦要購之重賞令其計執獻於 闕庭庶
幾餘孽不致復滋邊鄙亦可常靖等因具 奏下兵部議
得總制尚書唐龍防範制禦機宜甚爲周悉無容再議合
候 命下移咨總制尚書唐龍查照原議審固謀畧通行
諸路將領等官加意防備若殘虜餘黨敢行侵犯即便會
合我軍勦殺驅逐以杜後患及傳諭帖木哥華課等屬番

如遇前虜再來投托若能乘便設計擒斬報效　天朝使
邊鄙寧謐則　朝廷重加賞賚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
經通行遵依外隨有彼虜零騎入境節督將領等官統兵
截殺屢收斬獲之效經今餘年彼虜踪跡稍稀我邊聲息
亦減每詢邊人俱聞虜衆分往四川松潘等處搶掠
以故邊上烽火頗少此正　臣　所謂弱虜難禦者也夫彼虜
之衆生息雖未能遽廣擄掠則固可漸繁竊恐數年之後
以待四川及邊境人口與番落衆多則營帳復增聲勢復
熾窺伺復起侵軼復興況屬番帖木哥革課等或為積威
所劫或為其甘亂所誑或為其厚利所誘與之連親而合

謀若又不可謂之無也甚至云引套虜同來住牧搆結回夷為之後先將亦有之酒泉張掖之間豈能不騷然乎積薪厝火其勢必然未雨徹桑為力則易是故幾必謹於所忽患貴防於將萌臣前奏所謂隄備之方驅除之計又不敢以不中明矣如蒙乞　勑兵部速為查議即行甘肅鎮巡等官厚積芻糧精閱兵馬以為之本乃立重賞厲募勇敢機警能為胡語之人令其分番暗入海上密探可以進兵道路所在虜中虛實與往牧去處及戒諭屬番帖木哥等勿與通謀且購之為間諜布之為聲援果是在我兵食俱集機宜已審及熟覘彼虜委有可乘之隙而我兵之進

無或後難即便星馳具呈總制官處急發延寧固靖奇遊兵馬與本鎮各枝兵馬取路分進約期並攻殄厥醜類則河西腹心之疾以除而酒泉張掖又安無事洮州之警亦可息矣若或兵糧仍未充實機宜別有窒礙亦戒勿得冒

謀輕進仍務要布方略嚴斥堠慎烽火守要害密哨探俾虜默消侵犯之心如其侵犯則本鎮兵馬合力截殺乘勢追勦以靖邊境庶幾緩急有備戰守無虞是又防邊禦虜常法也臣不勝惓惓為邊防至計

議防虜事宜疏

許讚

一曰虜招被虜人口以誘虜勢臣聞前者虜賊入寇也鴟張烏合動稱一萬卒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地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為我勁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真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耳蓋被虜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於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為倖功擄利之具既罕脫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行李任意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於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

旬月上者僅抱窮愁為溝渠之瘠下者以含冤抑嗟亡矣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懷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為醜虜刻死以終身矣為今之計莫若渙發　綸音不拘常格廣恩信寬文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者即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存卹不願歸者給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歷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過日期及有無捎勸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為衆所信服能備其黨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槪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

與百户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於殊俗中國之利浮於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携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謝親戚棄墳墓生為他世之人沒甘為胡地鬼者斷無是理也

二曰團結地方民兵以倡勇敢臣聞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強者屯集為陣老弱者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群三五為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為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況已著有明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

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於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向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拊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為利巳之計反以滋剥膚之災其誰敢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膽畧謀勇者自相團結勿拘衆寡如十人則推一人

為小甲五十人則推一人為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為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為變賣縱有隱瞞亦不許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失孰不乘機攜貨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避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為重則視身為輕耳如是則人自為戰家自為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

三曰修築献敵墻垣以遏虜騎臣聞先日虜寇之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滿數十州縣者盖由太原之域地勢曠衍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墻垣迂曲而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即少被掠臣嘗考古人献敵溝洫之制大要固在於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疆理之微意也故晉令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惟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於馬中國之民便於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

可斷可守盡行修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遏驅逐者因勢審形盡築墻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修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為基趾而四鄰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姦有事之日窒礙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闖風以收斂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四曰稽查功過以勵職業臣伏見二年之間虜勢猖獗殘害晉省　皇上痛念民難赫然斯怒凡選將勵兵督儲發

馬所以剿滅茲虜之策既悉舉行其於三晉之民諄諄然
令其修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一應民間
避害全生可行之事無不備行防禦矣以上民間事宜部
院必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布按二司守巡等官夫布按二
司官即古干城連帥藩屏王室之官也巡撫一人管理一
省守巡二人分管不過一府兵將攻戰之事固自別有機
宜若夫修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團結民
壯寨隘修險一應民間避害全生之事以方面重臣獨不
可為乎且嘉靖二十一年屯堡未立固難論矣虜退之後
即令民間修堡守巡官員躬親巡行盡心督理修築高堅

者自可保民不行親歷督理苟且者見今被虜攻陷夫布按守巡上而巡撫之所委用下而府州縣之所奉行今連年巡撫二人州縣官不下二三十員俱已嚴加黜降改調而言官尚以一二不職官員歸咎吏部巡撫之下州縣之上布按守巡宣上達下責任重大豈漫無相干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山西各該撫按州縣守巡官地方被虜攻破屯堡若干座殺擄人口頭畜若干數通行嚴加查出開坐明白奏 聞區處以後如團結修築二事若果可行仍行撫按責成布按守巡督理如有失事照前一體究論庶藩伴守巡官員職業修舉可以遏虜勢而安生民矣

明賞罰以靖地方疏

鄭自璧

臣聞賞罰者人主之大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善治此言雖籠統論政而用於興師之際尤為切要臣等竊因大同之事一為籌之且軍士叛逆罪惡深重 朝廷屢頒 詔赦而不信重賚金帛而不從此其兇頑驕悍之性犯順無將之勢已可槩見故以刑殺良不為過但 陛下好生之德天地與同惕念之餘恐延無罪不得已而為寬假之舉所惜將官軍士[illegible]苟安老師費財迄無成效揆厥所自蓋 朝廷賞有餘而罰不足故也 陛下以都督馬永所奏下 廷臣會議本日早議得欲令侍郎胡瓚

所領人馬再令馮永帶領本鎮人馬若干一併前進臨逼城下守取首惡如彼不肯擒獻攻城進取等因議擬 上請竊惟進兵之說一以全 朝廷之威一以弭不測之變今日處此事之第一策也臣等至愚夫豈不知但今 天兵臨城濠逆魁即殲此固生靈之幸設其似前據堅守深屯閉握鑰前項兵馬攻進無疑白手平人被賊驅使方攻則拋石下矢者皆本鎮之軍攻開則先鋒受敵者皆無罪之卒鋒銛之下善惡不分軍士貪功慘酷無忌誠恐逆賊未見誅何而闔鎮平民糜爛多矣且官陞三級銀五百兩朝廷之賞也解人肢體焚人室廬逆賊之罰也富貴之典

生命輕重較然人非狂病喪心未有以生命而博富貴者
今朝廷激人以富貴賊徒窘人以生命我施其人之所
輕而彼加其人之所重趨避之間審擇已久緣是降　勑
切責之旨若罔聞知互相檢揣之文徒成畫餅先敵制勝
固不難說如蒙乞　勑兵部一面照依前議行令侍郎胡
璉等調統兵馬逼壓鎮城一面卉　請黃榜一紙先行申
諭本鎮似以為　天兵此來專為剪除謀殺桓男家口真
正首惡　宗室居民并五堡去逆效順軍士無得驚恐其
總兵及副總兵遊擊等官所統在城官軍平日俱受　朝
廷厚恩分當圖報各要奮激忠義整搠兵馬若遇　天兵

到日即為內應將逆卒首惡擒出以免大軍進城致有玉石俱焚之慘有功者照格陞賞如再仍前或扇惑訛言或畏懼威刼或私德小恩或牽連戚屬縱惡養亂互相觀望不用命者事寧之日總兵官以下應戰軍卒以上官照失誤軍機軍照謀叛為從等律悉行處死無赦夫旨示之以此彼將謂功逆死不討惡亦死不助逆死於賊手不討惡死於王法與其徒死賊手孰若死於 朝廷利可富官可貴而名實兩全哉宋儒蘇軾論諫云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

若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
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
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怯勇哉要皆以勢驅之耳
夫諫美事也而猶以勢驅則夫鈇鉞之下尚可以言語文
字為哉故今日之舉內應為先內應之機賞罰為本賞罰
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攻守咸宜上全 天地好生之仁下
免肝腦塗地之苦事不濟功不成者無是理也臣等待罪
該科列名會議匆迫之際語不成倫惟 陛下採其愚得
速賜 宸斷而施行之臣等不勝幸甚之至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張秉壺

臣於十月二十日欽奉　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情至居庸關乃先請關外隘口通將山後境至徧行採度盡心延訪及跋涉不已是以頗見要領不覺倉皇蓋臣以為患迫南山北之征搶之判防踈東路何翅燃眉之火哉欲待事竣回還奏　聞誠恐不量緩急照有循默正具疏間忽聞警報入　貢夷人辯息已至有欲搶居庸關進入順古北口出去搶一箇月纔回等語又節聞走回人口說虜近來攻堡寸鐵不遺今回打擄勾合大衆要便來搶都說好搶等語是虜志益驕貪心無已視吾　中國深入則深

得利大舉則大得利臣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機宜望　闕陳之臣惟　京師天下根本而　陵寢諸山實　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寧縣之南即今所謂南山隘口壁壘之人身　陵寢諸山是　京師肩背南山又　陵寢右臂也壁壘又居則　京師正堂　陵寢諸山後堂也南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道南山之外已為戎馬之場則彼之肩背已受敵矣而　陵寢三十里之外　京師百里之外則為近邊矣臣竊慮之寒心寢不貼席[illegible]大[illegible]此若今所患宣府北路[illegible]此矣[illegible]入也自此路獨

石而下其出也徑由淌水崖邊散出夫知出由是路則入由是路可知也計淌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計永寧縣至邊止十五里設若大虜更由淌水崖及近突永寧而入則輕騎之騎百騎可出不日可至其為 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皆特從往事同論邊往者附邊獨恃三衛為我藩籬之人又為北路龍門所一帶凡皆山險林深不通大衆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若今三衛技部附邊住牧悉為北虜驅迫星散藩籬已空而險深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嘗為虜所使若今宣大邊民屢遭虜掠間有悍猾乃及安其利而樂為之用又有前大同鎮

叛軍青風寨亡命之徒久授氊幕先其所往於是我民之
所知路即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斥呼姓名
以報恩怨此又臣之所為寒心也往者宣大諸邊緊受虜
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黄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
近因總督之臣悉意修築頗稱高厚又墻之外浚之為壕
壕之為穵穵之為品窖虜騎雖強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
虜患暫息凡以此耳近於中路攻墻皆可憑守今惟北路
獨石以南至東路四海冶四百餘里輒因沙石難於財力
未逮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已則此二路斷為虜所必窺
而後來也況聲息欲搶居庸其息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

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千餘與無能拒其鋒者
二十三年由膳房堡入直由宣府西路深入及保定易州
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
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
難支與之守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迨至報及軍門方始
調遣且若盡合宣府總副參遊之兵除步卒擺守之外所
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之至動以十萬為
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奇之將可以截遏否也
此又臣之所為寒心也臣惟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
即居庸為中據其圖勢而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北之門

也居庸以東則為禁山自張家口至韓家口聯絡為隘者十一皆隆慶永寧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子谷聯絡為隘要緊者隘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一口失守南下入山即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修墻堞頗可為守若永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自循青龍橋東口遂入西口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者也若紅門諸口失守則直擣陵寢後山殊無間截而南突之騎即至灰嶺賢莊諸口皆可由之而出 陵寢以達畿輔無復阻險者矣紅門之尤為緊要臣嘗聞土木之變虜由海谷口出入已成舊

諸之路而青龍西口八達嶺者即其從入之門也今八達嶺堅完足守則其勢必鞏惟張家口是窺况九月虜之哨騎已突諸口至青龍橋東口石佛寺而返豈非嚮導者先示之路而爲今日屬意之衝者哉故張家口者亦 京師近服之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眞爲山徑蹊間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路也兩山夾擁而隙其中特少狹焉而已即其路畫疆爲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飛反出其上可以徑越彼守口之兵聞皆自擇崖險爲駐足之地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此耳臣誠過計憂虞無已兵法毋恃其不來毋恃其不攻不知今日吾所以待

之與所謂不可攻者何也今在目前近計臣猶未暇贅論也臣嘗親至張家口觀之與八達嶺相去二十五里猶有可越之坡若青龍二口則為南下總會咽喉別無岐路於此築墻浚壕務在周全如式預塞其險隘兵守之擇一把總付之似為得策亦不費力也永寧之兵殊不足恃況內地承平日久南山頹垣已城通衢而諸口之外平坡尚多不專於口所能為恃是以反覆念之今日之事必可以戰方可以守適見宣府撫臣調坐營董暘之兵二千已至東路然臣之憂慮猶未已也守口者為口多而兵分待戰者恐賊勢重而兵寡故也若能於此增之勁兵又委專守而

東路總將及坐營官之兵則使近應北路堵遏之鋒相機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又使爲南山防守也軍之耳目寄於鋒砲軍之聲響通於哨諜若令調遣馳策應有恃堅壁得先收斂有及舉寨確雉晝夜準備或者先聲所至姦細得窺亦可潛沮狂謀不爲無益者也臣爲　陵寢過計又有意外之虞者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於前此第一重藩籬也若灰嶺賢莊錐石鴈門德勝虎谷六口聯列於後此第二重藩籬也　陵寢有背所托惟有此耳夫有險可守得人能守則爲藩籬不然則通衢矣是知賢莊諸口又入　陵之近門也四海冶黃花鎮皆可徑通之路四

海冶隣邊林谷峻深樹木蓊密零賊常至見今人跡蕭然無敢行者若伺知北虜南下秉虛東窺抑或虜情反覆勾引相通能無意外之慮乎且南山諸口一失其守而此皆為受敵之衝似宜更議益以二千勁兵於此置守事寧即撤去雖有漸添叅將選合　陵衛之兵三千然皆內地未曾見敵之衆猝然有急臣安敢以為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冶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為守株待兎之夫耳議者皆謂四海冶宜添設叅將一員以防近賊且為黃花鎮永寧邊之應援保安　陵寢所係不小也臣蓋於此反覆躊

許北當言者約而論之臣所謂要害者則北路之滴水崖
大虜從入之路不可以不先守也南山諸口　陵寢倚托
之門不可以不重防也張家口青龍口　京師近捷之徑
不可以不扼險也賢莊諸口後山入　陵之門不可以不
加意也擇所要害先以勁兵酌宜守之早謀按伏憑險固
守如懷來對水谷以西即石佛閘欒子谷接界之外口也
有警亦宜駐兵榆林上遏西犯之路下扼南口之險如此
彼見有備未必敢犯而主客諸營一時併集經緯其中併
力截擊亦自有所顧忌又虜騎倏忽剽掠不容遷延左次
即今宣府諸路皆宜整搠預待調遣為頃刻起營之計後

來查勘計日計里有慢期者各該承調官員當即以不依期引兵策應拏解法司議處合先嚴例預儆庶幾聞敵即趨應援有恃聯營合勢軍聲自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大同正兵頗稱趫雄蓋總兵周尚文不衰據鞍顧盻之氣又能嚴臨陣先退之刑是以士卒用命敵人知畏以周太師呼之謂宜　命總督衙門豫令大同正兵及諸路遊速整戰具豫待調遣一有警報即令火速馳赴總為　京師保護更不得以主客異心致誤大事其遷延者亦聽查勘計日計里參問不分主客不許原情一併同罪臣又惟見今事勢宣府最急大小將領俱係待罪人員蓋由諸將

遇事雖素稱坐甲恇法視氣惟保軍以求自全竟不聞有
提刀略陣義烈發心肯保民以為報效失事之後自甘巾
幗更加懈弛若不早嚴加罪之例雖從權動　京師如敵
所大言者亦坐視如此而已乞　勅下該部特行嚴例如
再聯營觀望不併力殺賊及引兵策應不與敵見面者總
副叅遊守備坐營把總等官聽　臣查勘情罪應拏解者即
請　旨從重處治應照例問遣者仍從重拏解法司青問
應革任降級者從重問遣其肯奮勇赴敵者縱有軍士損
折亦不加罪如有功次非惟准贖前愆仍照例陞賞如此
庶幾將士有所畏懼更思策勵蓋今日之患已在　陵寢

畿輔非他處可同非往事可論也內地糧草隨處可依更不得以水凍草枯如常謾料若所應查勘緣由容臣同委官見任提吊人卷親歷邊境屯堡訪獲情實及凡所應修行事宜別待回奏外為此急切先效忠赤輙干　天聽伏惟　聖明採納速下該部議　請其擇要添兵戰守事宜付之各該撫臣徑自查度可否施行臣無任過計激切之至

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疏　曹怀

臣伏覩邸報近該北虜無道入寇內甸深犯　畿輔　皇上大奮　乾剛斥諸不肯任事之臣乃從中指授方略不旋踵間驅逐犬羊奔竄出境京畿數百萬生靈仰仗　天威赫奕　神武布昭不致淪胥塗炭皆我　皇上福祐也臣遠在江藩遙聞驚憤緣臣本書生未諳戎務顧復自念屢叨　皇上耳目重寄適當疆場多事之秋又值　明詔陳言之際苟有一得之愚敢自隱忍緘默以負我　陛下虛心之訪坐視時艱而莫之救正哉臣且不敢毛舉細故煩瀆　聖聰臣切見今日之所以釀成外患而漸至邊務

廢弛不振者非言之不詳計之不孰也失在於空言而不能行虛文而無實用耳臣聞之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臣嘗讀宋史至司馬上五規其一曰務實臣愚以為切中當時之弊蓋方彼時議論多而成功少所以當時敵人亦得以輕易視之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方今
聖明在上海宇全盛奈何醜虜氣已驕盈天道好還行當殄滅固不足以重廑當宁之慮然臣則以為議論紛紜泛無定著當事之臣祗以虛文相應及至緩急便無措置如此不已歲復一歲其流之弊臣不知何所止極也夫自醜虜為患以來　皇上焦勞　宵旰廣集衆猷一時建白

臣工於後相望其所以言防守之宜備禦之略亦燦燦然明著矣然言之未見其底績行之未見其濟事何也言之者一人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諸臣之建議也陛下不以為不可採而悉下之該部看議是　帝堯詢謀僉同　大舜好問好察之心也該部據議題覆　陛下不以為不可從而悉下之諸當事之臣即便施行是又周武達聽旁諮周宣薄伐於襄之心也然而言之者一人議之者又一人也已而下其議於諸事之臣則其言其事又有合不合利不利有宜於昔不宜於今宜於此不宜於彼宜於守常不宜於通變若是則勢必齟齬為諸臣者方且

眩於名實牽於掣肘寧因循度日無敢違衆聲言是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也此所以玩愒之弊日已深而虜患之來日以近也臣愚伏望陛下大施聖斷勅下廷臣乘時虜𠞰遠遁專求實心任事之人責以循名核實之政求言雖廣用言必當如修邊必求修邊之實如練兵必求練兵之實如屯田必求屯田之實如馬政必求馬政之實如清理錢糧冒濫必求清理冒濫之實如召募民間勇敢必求召募勇敢之實如此之類難以枚舉言求行事事求實一言之行求一事之濟一事之施求一效之終則精明治功煥然振起而顯承積弊一朝豁革安內攘外

之弘綱守邊固圉之大要誠在是矣臣又惟禦虜與牧民不同治邊與治民不同此非得於嘗試曾經慣歷及在地方自所親見目所親聞身所親到關隘阻險夷虜情僞與夫料理緩急設施先後便未能眞知的見縱使言之鑿鑿可行亦恐不如身親經歷之爲眞也自今以後仍望陛下急勑總督鎮守等官將所管轄地方一應禦虜事宜悉心講求多方區畫有何措置可使內地無虞有何整頓可使邊疆不擾徑自條陳具奏定奪不必牽於文義泥於陳言彼既親在地方其於知見必的即此因言求效殊勝泛論浮談如是則內焉群衆畢舉外焉謨謀入告而機非

逞制事有責成處處預備有方何至臨期無策臣愚偶有
所見故敢披瀝誠悃爲我 陛下陳之伏望 留神省覽
生民幸甚邊圉幸甚不勝大願

採眾言定國是以便遵守疏　王瓊

臣嘗觀嘉靖六年十一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劉灝錦衣衛副千戶鄭璽整飭甘肅兵備副使趙載分守西寧道右參議李淮分巡西寧道僉事高登等勘哈密土魯番事情皆身親歷親真知灼見而發爲議論所以定國公是也既以具奏而未見兵部奏請爲令永行遵守以致今日紛紛乞無定論趙載李淮高登等之言曰哈密之不固有三忠順王難翅臣屬半是回回種類外雖臣服內實不服上下之間易生嫌忌一也夷虜嗜利得我金印之權主客夷貢番中間憑藉交搆勁攘物貨西域諸國積成讐恨二也其國

去肅州幾二千里受敵諸夷道路遥遠我難為援二也以不睦之國積雞讎敵之怨無救援之資宜不免於敗亡矣是以世方再傳遽為俘虜節年經略費我財力隨復隨失迄今未定先日邊臣之議有曰速壇乎牙即亡國之人不宜復求再求安定王孫把剌即宜如陝巴故事立之又曰奄克孛剌之子孫哈密都督宜如罕慎故事立之二說俱皆有據把剌即真詳未悉奄克孛剌故了亂吉孛羅維新我父職見在肅州但今不難於得其人而難於不得其時不得其勢何者哈剌灰畏兀兒二種哈密之喬木也罕東亦斤等衛哈密之羽翼也尾剌諸夷哈密之輔車也罕慎之

哈密彼時瓜沙苦峪等族部落番戚罕刺係罕慎至親哈
剌灰畏兀兒兵力強盛又乘速壇阿力方死阿黑麻新立
故能鼓舞夷兵克復舊物我最為賞犒不至大費陝巴之
復國部落尚一千四百餘人肅州官軍一千一百員名調
到各該族番兵一千四百餘員名護送過州及到阿赤地
方迎過罕刺達子緣奄克孛刺係罕慎親弟又思我　朝
恩感一同護送陝巴方能復國而我賞賚牛種之費比罕
慎增多數倍彭清進兵哈密甘肅兵二千各夷番兵二千
仍令奄克孛剌賞誘罕刺為我鄉導雖抵哈密不能大捷
損失亦多此皆往事可為証鑑目今哈剌灰畏兀兒二種

皆不滿百根本弱矣瓜沙乜為逆酋効力亦斤苦峪等族部落離散羽翼剪矣尾刺聯姻於彼附合方容輔車失矣西海達賊西犯瓜沙東窺苦峪勍敵增矣士魯番又無鄰之內爭之禍時無可乘矣欲如復陝巴者以復把刺即立罕慎者以立乩吉孛羅我兵非滿萬不可入今河西一鎮倉廩空虛士馬彫敝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務外以忘內未知兵馬可調遣集否耶縱我能集兵士魯番不復拒　命送彼之國然我能立之能久守之乎彼之根本羽翼輔車無一可恃恐不旋踵又復覆敗我之糜費甚艱彼之喪失甚易今日之把刺即與吉孛羅其前日之陝巴罕

賴乎祖宗封建其易今日繼復甚難亦獨何哉蓋此時臘
經韃夷勢方犄角臣彼臣也封爵之外別無所貴是取人
以益我施虛名而受實利順而易也今日彼之宗廟丘墟
城池圳塌部落散亡甲兵錢糧皆仰於我是割己以餉人
圖虛名以受實禍逆而難也矧今日守成之兵與　祖宗
創業之兵萬有不同而又有財之盈縮勢之難易大相懸
絕乎昔范仲淹備西夏建攻和守備兩策亦不過乘時度
勢審己量力隨事制宜而已原兵部議奏六次未允之疏
大要開彼自新之路諭我寄任之猶放出先人齎回賞賜
以慰遠夷之心及准新來夷入貢以羈縻其向化之念兇

任提督軍務今大學士楊一清上疏反覆以理勢經權為言尤以脩內治為本是即仲淹盟好為權宜攻守為實事之意持攻和守備之策酌理勢經權之宜 今日急務正在於此近者土魯番節次叩關求貢已經議呈奏 請仲淹所謂元昊未嘗血衆而輙求通順實欲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茲其時也合無密其責使降 勑一道切責往昔犯順之愆索取先年搶掠之物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姦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彼聽順縱欲反覆數年乘此閒暇脩我邊備嚴我內治以求守備之策守備之策莫要於兵與食也方今肅州主兵不足添設遊兵三千其二

千俱係甘州山丹涼鎮招選隻身應役逋逃不時范仲淹所謂土兵在邊曾徙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久則怨起此其時也如得移其家室聽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以前日之法廢　今日之兵逋逃或可免乎肅州之兵坐食者衆耕作者少田皆荒蕪米價騰高范仲淹所謂代兵久而不代日給廩食月給庫緡饋輸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困之此其時也昔趙充國興起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令帶甲之士隨宜開墾大功克舉以　今日之兵倣前日之法食可少足乎此外或募兵塞下或輸粟河東多方經畧並行不悖兵食既足守無有不固者矣守備既固

然後徐議攻戰小犯則止用肅州之兵大舉則繼以河西一鎮之兵再以陜西三鎮之兵或堅壁清野乘其怠而擊之或分番迭出候其懈而擁之或要前衝後出其不意而撓之我逸彼勞勝負自判我之勢既不可犯則土魯番之逆心日消尾刺見彼通好亦將漸思效順瓜沙諸夷亦必漸以歸附我復結之以恩以固則必從之念哈剌灰畏兀兒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亦漸生養蕃息復於此時擇把剌卽及乩吉孛羅器宇材識孰可統民為下信服二人不可仍擇於二族不可則拘別族擇之必務得其人加以封爵又須懲往昔回達不睦之弊將沙州都督隨從輔佐

并將亦斤苦峪等族大者照依原衛小弱者使之歸併就
於各族內選根基材識者二人如畏兀兒事例授以都督
原族指揮仍聽世襲管領夷衆仰之共輔忠順王然後議
脩苦峪之城如先年事例安插各夷就彼耕牧一以協和
其上下之心一以蓄養其精銳之氣土魯番敢入侵擾小
犯則聽彼自行捍禦大警則使其飛報我兵從而援之固
守此土苦峪既守然後徐圖哈密再候土魯番國內有故
西海達賊無警之隙躲處衣糧牛種賞犒等項務令各帶
親信族屬君臣共得二三千人送還哈剌隨住回回種類
不許專權與政仍 勅令忠順王通將瓜沙等各族節制

遇有寇警聽其調遣應援各族既統齊心協力哈密自固
中間修復處置節目事宜悉聽臨時就事議處奏　請定
奪施行昔兵部尚書馬文升送還陝巴之日勞心焦思經
畧十有五年矣而功始就彼何時也尚難如此今日之議
既十五年矣夫圖功者不患乎無時之可乘而患乎勢之
不便不患乎無勢之得便而患乎兵之不備孟子曰七年
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未能有爲於　今
日而責效於十五年之後亦難矣唐澤劉瀟等之言曰即
今議處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
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

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經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為之勞征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夫所議兼此三者因其議而申言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横挑其大者有五焉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尾刺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沙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等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離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而防守難撤東北梗

山後之戎而饋餉難通五也況哈密地界群虜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冐險阻彊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掣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此皆必危之道非永安之策也昔唐太宗黷武高麗而後世議其非我 皇帝息兵交趾而天下蒙其惠竊以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伏望 皇上以古為鑑以 祖為法以許貢為權宜索還城池存我經畧之名而漸圖興復宣諭酋長開彼效順之路而嚴加隄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艱糴之急募民屯

屯墾下以潛足食之源保我無不備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 皇上之欲為保尾刺屯苦峪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城拱衛中華復我 太宗之舊規成 孝宗之素志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宋富弼願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者非忘戰也亦以中國腹心外夷枝葉不貪邊功不起邊釁以休養中國耳安西唐之故地也淪陷土番當時欲求其地李德裕曰安西去京師七千里假令可得即從四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以興發何道饋輓天德於京師最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之安西哉縱得之無用也哈密猶天德古今一揆敢以富弼李德裕之言為 皇上

今日猷若高談衛霍自許甘陳生事外夷勞費中國乃四海安危所繫不可不察臣嘗反復熟讀都御史唐澤等所議知其能博占今之學明濟時之務深加敬服及臣親詣甘肅宣布　皇上以大字小之仁神武不殺之威而唐澤等之議賴以不疑果斷行之其曰順則綏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為之勞師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又曰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蓋欲善戰不恃兵力防患不忘武備此集議中之要語臣竊謂都御史唐澤當地方殘破之餘竭意畫救補之力肅州之兵糧漸集

回虜之入寇遭挫雖趙載尊任肅州而非唐澤調度則莫能尊行澤等不當自鳴言功者竟弗之及公論惜之肅州得捷而弗及澤假使肅州失事能不及澤乎澤南人家屬在邊不服水土疾病呻吟有死亡者澤情艱聊毋欲疏乞養病臣再三勸止恐不能留及一代替之人喜功生事輕變澤等順撫之議專恃兵力不尚德化流毒軍民貽患地方如前日之事雖罪竟罪有所歸如生靈何如地方何如伏望　皇上以堯舜敷德格苗為心恪遵　祖宗通貢羈縻舊規不為群言搖惑特　勑兵部查照唐澤等前項原奏處置哈密土魯番順撫事宜定為國是著於

籍冊頒行甘肅令鎮巡官謄寫懸掛公署永為遵守仍勑吏部如遇唐澤遷轉照例用北方年力精壯之人訪求識見如唐澤者推用接管處置則畫一之法世守不失而邊境永得保安矣

陳末議以備經畫以贊安攘疏　張鹵

臣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于邊陲而慨然之憂已見于眉睫然在外既大有可憂之形而在我殊絕無可恃之實不待有識之士始爲寒心何者哉　祖宗以迅驅胡虜平一天下其日強日盛振古一然今甫二百年來在我之強盛日削而在彼之萌蘖日遂然　先帝之世辛丑則虜入三關壬寅則遠薄澤潞至庚戌則飲馬鳴鏑直偪　畿甸甘泉烽火近憂　宸居自今觀之于時雖號深入未至墟邑失守今東寇則幾陷昌黎而三輔之慘禍益深矣西寇則已陷石州而三晉之蹂躪益甚矣其渠首黄台吉猶踞伺

近遥未嘗輕動夫其動不輕則其志不小以　先帝甫棄
群臣　陛下新登大寶人心望治方切而逆胡陡横如此
臣雖書生不習戎事然日夜汲心如狂不敢不以腐儒執
古之議上瀆　明詔而畢獻于　君父之前也臣惟夷狄
之敢欺而中國之最歉者莫不曰卒伍之不充也將帥之
不勇也軍法之不明也成筭之不定也臣謂明者皆可卒
辦其最難而不可卒辦者莫先于無食無食則焚茲帶中
其親與養故卒伍由之以不充方召衛霍其孰與尊故將
帥由之以不任欲明軍法雖呂蒙能示覆笠之信穰苴能
嚴後至之誅無食則徒足激變而取尤欲定成筭雖諸葛

亮猶隆中之策趙充國當金城之畧飢食則徒以空談而誤　國臣故其一曰裕兵食然食之爲用有節制之常經有濟時之最急臣待罪該科嘗具有公疏所以撙節浮度于節制常經其說頗悉茲臣復謬議于濟時之最急者得其說有二鹽法者　祖宗用以輸邊號曰飛輓然天順成化中以常股供之而有餘今不惟常股加以存積不惟存積鹽以工本近工本之外又允鹽餘鹽鹽愈加而用愈不足此何說也且淮鹽原額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一引價祗二錢有餘今每鹽一引加至五錢或八錢價愈多而用愈不足此又何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

壞蓋重價留難夾帶私販　朝廷既有以病商而開中之
納收支銷繳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賊臣鄢懋卿假名盜
利弊更莫支近復令犒邊諸臣隨在講求亦非專責其在
各該鹽法御史雖有專責但以天下因循久敝之法而不
為振新破格之舉恐終屬之掣肘難行臣嘗思昔宋皇祐
中關陝鹽法大敝得范祥制置其事遂使其利大興又如
我　朝弘治中沿邊馬政之敝極矣得楊一清整理一行
迄今永賴今在　廷之臣豈無有如祥如一清者乎臣顧
勅下廷臣會推才力應正大臣一員總領制置鹽法事宜
凡權貴豪右黙肉舍賈舉其害之大八端者而其他可知悉

聽抵法如解池之鹽遺大半而苦于撈取之不時餘鹽之
利尚可取盈而拘于解額之已定弊其在解池者而他方
可知悉聽規正招商既衆則開中各邑可以議復鹽利既
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限其三年功成事定方復 命
還 朝果其弊盡革其利大興于軍國大務有裨許科道
諸臣指事為揚以軍法論賞若仍循故套上負委託許科
道諸臣指事糾劾以軍法示罰 朝廷能懲懋卿之誤以
用人而人敢有覆蹈懋卿之轍者固法之不貸而理之必
無此一 勑廷臣詳議而鹽法之實用可圖也開納之例
祖宗原以待有事之用 國家頻年以來顧多用于無事

之時徃事不可追矣今當備查近年節開事例急開于薊遼山西宣大紫關諸鎮為酌其地里量其時值定為則例令許人俱于各該處所上納本色實收到部方許給授然部司與邊關遠近不同納銀與本色貲費不同于此若不加謫停則民間莫肯應例吏部臨期又當于遠近貲費之間折其倍数或減其注選年資或優其授官等差則事歸均一人可樂從此一 勑廷臣詳議而關納之實用可圖也若本色一尚則屯田可與所謂濟經于權賞為永利此焉不圖則 國之賦既無經而兵之貧已到骨萬一事出倉皇公私無措其不至如漢之算舟車唐之稅間架宋之

紊夫諸鎮以為　漸政之累以貽後世之差者不但已也
其二曰簡士卒古稱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
多愈少今以薊鎮一邊聚兵六萬誠非不多也然事無當
實名多虛曠客兵若干道路之疲勞班軍困于顧覓之頂
代主兵則零星分布聽顧弗踏中間且老弱不堪十居六
七當事者恐致脫巾激变皆一任姑容漫不可否率一薊
鎮而他方可知所以耗軍食損軍威連年迄無成功者職
此故也臣願　陛下特降專勑着落各總督官員將所部
兵卒一一精揀覺閑役占撥沿稽覈至老弱不堪于客兵
則退遣本鎮以易精強班軍則嚴行各衛觧發原役主兵

則先儘本役以換餘丁無已則收存月糧缺名不補果得一卒精強足當二人之用則單兼二人糧餉以養一卒之力定限半年以裏清結 奏報唐破突厥于定襄只用三千人 國家在曩時土木之後兵多戰没勢甚阽危定襄侯郭登尚以八百騎精卒破虜衆數千于栲栳山前後能成戰功第一者用此道也邊軍既以精實士兵亦宜廉用士兵者寓兵于農前古良法 國朝之制向惟城守不以戍邊蓋以既勞民以養兵又復勤民于遠役 朝廷仁天下之心固有所不忍也豈知 朝廷雖體有仁天下之心而斯人何嘗享一日之逸以臣所見于山西者言之在昔

里以上縣分莫不各有民壯然二百名內有視民壯尤精者為義兵視義兵尤精者為快手亦各不下四五十名總之亦幾古侯國一旅之師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問歲起邊又出協濟歲費銀約三千兩有奇其百里而下及五十里而下者遞遞相㕘亦各稱是夫役民如此其多費民如此其浩繁求其實用數年以前任督撫者惟取解工食買人不用以填谿壑近年以來雖以修邊為名徒見倏忽往來差無續效至若留備城守者又甚被不才官員将已憊設卑役徵取編銀獨以此為在官無附著之人任其占用遣差以恣覬覦故曰　朝廷雖有仁天下之心而

斯人未嘗享一日之逸者此固其明徵也今莫若因其舊有之制整其極弊之法于此見有民兵重加精選凡近邊五百里州縣尤宜減其雜徭之役于此更加名額或兩戶抽一或三戶朋醵如見有精健人丁即令逐名應役不則凡里中豪宕任俠者聽其願替應當再申飭明法有司如仍有私役民兵一二人即以私役軍人律例擬罪仍將前項工食再加增數本門差役盡與復除該道守巡官員停分所屬地方各專提調仍將實在額名開報督撫軍門聽其分番調發臨近邊地無事則互為保伍以習兵法有事則行陣分布以隨征戰既可驟致增兵之實又不更議養兵

之費善募有善馬者或者有曰民兵役邊原非舊制不如
詔沿邊州縣有民之願從軍者即厚其信賞者為兵額以
愚以為　朝廷貴于得軍之用而不在于泥軍之名蓋起
民兵以役邊者乃從其所舊有而定民以為軍者為驅其
所難知此漢用六郡良家子以禦匈奴則法行而威震宋
刺義勇徒以資非議之紛沓也其三曰選將才夫古之將
帥或出于士卒或出于奴僕或出于罪人惟不次用之乃
為名將令　朝廷遇將之恩雖厚而取將之途大狹凡總
兵叅遊指揮使名銜不叙資級則不預銓補夫　朝廷不
能脫尋常之例以用人而欲人建非常之功以報　國厭

將之術不如是也我　太祖高皇帝嘗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今軍中衛霍閫外干城四顧寥寥殆不多見豈我　盛世人才獨乏之于異代乎無乃脫去常格所以求之者有未至耶臣願　陛下特勑兵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數宣　詔旨加意旁求如有智勇絕人韜畧素諳得于廉試眞切不拘其人之倫類名目即以禮羅之上于兵部兵部再得于廉試眞切即當請于　陛下一置之行陣攻取之間先為明立賞格果能斬將奪旗及獲取首級若干顆以上即當授之綰印登壇秉旄開府人與激勸不問資格

君將更為武舉立一 制科而不盡為武舉拘焉其揮霍
跅弛之士皆將萃于麾下行間而將才不可勝用矣其四
曰明軍法人情其賞也不及時則不勸其罰也不威衆則
不懲將帥者固恃 君上之賞罰以糾衆而成功者也使
君上誅罰獨行于將帥而將帥之威信不行于軍中欲得
人死力以成功也難矣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之制詞有
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而周官以司勳繼司馬之後
欲賞不及時也今勞制多岐將權削弱管人數十皆當有
聞白雖尺布寸帛之給必經年越歲而後至此何理也臣
願 陛下特降勑軍門開示數條自今凡軍人逗遛違慢

者其戡斬之權百夫之長即可行于百人千夫之長即可
行于千人其總督鈐轄又惟專于將領精覈以綜體要其
臨機對敵應用賞犒皆當任其出給司紀察者亦惟後事
盤稽不得當事阻撓欲祛頻年之積弊而振久玩之人心
此固尤為先務其五曰定成筭蓋先事制敵之大計在君
臨事應敵之活法在將所謂成筭者固制敵之大計也
朝廷必確然以素定之中外必曉然以預知之然後圖惟
專一績效可成如南仲城朔方吉甫代玁狁所謂周人得
策以能先辨此今用人也則功罪不分其畫計也則是非
無定以功罪不分之人而循是非不定之法無怪乎人心

愈失兵機愈左而天下之事日甚一日也何以謂用人之功罪不分如本兵以調度于中督撫以宣防于外中外既分責任俶別若在內當有先事之圖而本兵失之則罪本兵也必無赦若在外果有取勝之機而督撫失之則罪督撫也必無赦令各該總督巡撫已蒙有 詔旨切責將分別其情罪而處分矣獨兵部尚書郭乾之去也臣有莫知其故者臣固非惜乾之去也謂夫乾去之無名也何者當 朝廷之用乾得非以其久歷邊陲能知兵事而從衆望以 簡命之乎使既用乾而乾果坐失軍機情罪重大則按而治之可也使其任事有得有失則據其得失之多

寡而為情罪之重輕可也若果無失則固當切責以圖後效既而乾去矣乾去而乾之屬職方郎中何源又去矣及問其名則皆以謝病行初非有微罪去夫當 主憂臣辱四郊多壘之日而為本兵堂屬者皆漫然去國則此後賢者感憤于任用之不專不肖者樂乘于機會之甚便皆將束裝荷擔其心惟曰使明年虜寇再入吾當即為去國謝病之人矣夫人情大賢以下必有不可辭之責任斯有不容己之施為使臨事而有易辭責任之體例如此後之當事者欲望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躬勞任怨以為 國家樹無疆之業臣恐其道不如是也臣願 陛下自今于諸

臣擇之必精信之必專任之必久待其果至過惡顯著然後須明行不得已之罰俾罪狀明於人心懲戒故曰孟明不遇秦穆以之喪敗而有餘李廣之不以有罪廢者武帝之明也何以謂畫計之是非無定夫禦戎之策非戰則守今之議者爭咸建撤擺邊之議夫擺邊之不能大有裨益固矣然各邊形勢不同隨時戰守自別必待如臣前練兵練兵之說的有成效于時士馬精強人皆可戰使零賊數百騎而下皆不敢窺我疆圉則擺邊之後不言可撤若擺邊之卒盡撤能戰之兵尚未練將致彼此衡決戰守交失恐含戰而專言守者既已誤天下于二十年之前今守

而事言戰者又將誤天下于既多事之後臣謂薊鎮之兵邊難議撤他鎮之兵可撤而亦不可徒撤者此大計也其六曰勵精勤語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故自古人國不能必外患之銷而貴有自修之實所謂自修之實者君勵精以作臣臣勵精以任事耳臣見自邊方多事以來 聖心憂勤臣工祇畏固可謂備切交儆矣然臣獨以為 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故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何者昔宋慶曆中元昊反仁宗為之罷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為

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稽有為之世臣愚以為
過矣既而仁宗諭紀貴曾公亮以講學無倦是元昊之不
能為變揆諸因韓范富歐有以經營于外實以仁宗厲
精一念有以鼓舞而默成之也我　祖宗因寒暑暫罷
經筵冬夏俱有定期昨十月中乃先期数日　陛下于經
筵日講俱報停罷雖諸臣相繼陳說竟不蒙　俞允夫以
聖學孜孜　聖心豫發講學之期視　祖宗早罷数日尚
亦何足為　陛下累德但　陛下當此寶極漸登遐齡多
事即此講學一節能視　祖宗多加数日足昭夫　勤勵
之心倘早罷数日亦不以厭斁之意天下事固未有君心

厥職而人臣得以管功于下者臣故謂　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狀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者為此故也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上畏　天心付託之隆重仰思　祖宗創造之艱難監州城失陷之漸其防不可以不嚴痛天民屠戮之慘其讐不可以不復講筵雖可暫停矣臣之所謂勵精者固非獨　講筵之一事也臣願　陛下自今于每日　視朝之外或間日一出或旬日再出　臨御文華殿或平臺輪　召內閣文武卿佐省臺侍從之臣　顧問咨諏延訪兵機闡惟治道果詢謀有得如某言當用某策當行某利當興某弊當革隨震

天威一新　聖斷夫　天威一震萬務啟興　聖斷一新
羣囂自息則方來之禍有不難與匪茹之虞有不難格此
其事若在　陛下自盡無難而時難轉旋之機天下安危
之大惟將下是決之固不能外是而更有他圖也惟
陛下裁度臣不勝惓惓至望

經略邊務疏　李棠

近該總督宣大王崇古等題稱酌議北虜乞　討通貢緣由條例八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刊刻成冊分送應議諸臣會議臣復參酌詳議　上請奉　聖旨這事情你們既酌議停當依擬行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等官加倍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　欽此仰見　陛下制御夷狄之道安不忘危之心所以責成任事重臣而叮嚀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不竭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下委任之重乎夫已成之勢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視故不敢苟安于目前而必思預防

于事後事無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恃者以有備耳難成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為之備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臂指隨使恩可施威可加覊縻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皆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睽閡以伺鷹空拳以搏虎恩流於納幣威由以構怨而已任事曰久任其誤事豈小小哉今有隱憂者不在俺答夷酋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齒之日蕃不謂其將來之無患而深慮板升之未歸今日之舉非盟非和非叛服難料不可恃也就其事情事勢處之耳若以為即可相安于無事之天不敢保也若非乘時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為整頓有以傳

之為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穩妥防守未免於疎虞適以墮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諱議北急於經畧者有六焉　陛下陳之一曰修邊守　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兵莫若增險　國初設大寧城于山後設東勝城于三陣城之東東直抵于遼陽西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絡列鎮屯戍迴為一邊山川阻隔虜人不敢跨山踰河而南牧雖時侵擾亦易以禦　中國之人亦不敢逃虜去亦即思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棄大寧而守東勝宣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套之虜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然猶賴都御史余子俊秦紘楊一清王瓊

馬文昇劉大夏等經畧諸臣條築崖墻深廣濠塹審擇要害增減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險未亦可拒也戰亦可追也因循極壞於嚴嵩父子二十餘年關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望遷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墻塹之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其慘毒財物悉歸擄掠只惟媚虜逃虜之術是用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驕板升日衆以　中國之人為虜之用日移月積愈進愈逆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為臣者受　恩深重忍漫然旁觀而心安乎　陛下寧忍坐待其困斃而不知救乎則今日汲汲

於修邊以設險求其遺跡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矣一曰
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來可禦去可守而屯戍
卒伍豈可少哉　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
兵兵非不足也傷殘于搶殺戰殁之多流移于饑餓刑役
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數不足其用練習未孫而優恤
之　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實兵實兵必須恤兵方可揀擇
強壯稽查逃情嚴實閒役土著之民查照先年李綱余子
俊王賈楊一清戴金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
充戍守有其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人悉於召募內
選用領工工完即能下役為例其原設屯戍操調軍伍悉

仍舊冒差而受養之萬勿役使并那減糧食致生怨尤今既禁而犒粜趕馬媚虜私易而將官家丁又不得冒功陞賞則必籍此鼓惑以起事端工求就而内變作如之何其可也以召募輪番用工以原額選操練習險乃可恃所謂效死勿去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日倡率作之功可期此足兵之議不容已矣一曰足食古者寓兵于農食足而後兵可用也養軍之費不以煩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莫出于田則家自給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充國以全取勝先求屯田之利　國家立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卒四人食一人爲其制固存也今

或以流徙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之法壞矣今邊地雖未皆可墾而必有可墾者是宜以其可墾者以召其荒為之官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則耕有警則守清查其戶額而量徵其科稅就近轉輸為力則易乃算照先年劉大夏楊一清等開墾召納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有餘邊儲不匱不惟糧食而 內帑可省軍民以有養而逃移亦少此足食之議也一曰理財 國之大計財用為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功之費足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有屯墾之費其在軍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之費其在屬則又有入 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

費必皆動支于官而不可取辦于軍仰給于內而未能還盈于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天之生財止有此數 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 請取無窮一或告乏何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計開納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產銀兩若干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存留 京用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各項營繕錢糧已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功一切暫停兩京各部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查存不許冒濫 又用以備邊用惟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以備各軍買地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糧已未解到數目

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粮已未支完數目通行查明　請
差各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體　國一二料理的確應否
裕用務求邊費可繼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
後逸佚望　陛下節用惜財以像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
濟邊務之急國　祖宗之疆宇係生民于熙皡是大慶也
此理財之議也一曰用人夫邊鎮之才雖殊腹裡秉賦剛
柔能分洵比大要以通方忠誠廉勤強幹為用總督總兵
文武大臣固皆總其選者尤莫重于巡撫邊方巡撫其任
最重往以希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總督
之令巧為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廢積弊至今今若詢舉

未稱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今邊防巡撫務求實心幹理經濟雄才非兩考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係邊臣俱要久任者遷超超遷者久任人有固志事有遂圖然兵備分守守備副祭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責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揀一番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裏堪用者腹裏陞調邊方各舉所知各隨器使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用邊事庶有濟矣此用人之議也一曰重任古者藩鎮節度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發給偏裨將領祭將官僚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機自便人堪任使動無牽制是

以推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今者事必待 奏奏多遲疑
持久者之議論不同同事者之意見相左是以節制下移
於抗違督率每撓于畋玩號令不獲自由兵餉難乎急應
精神耗困于文劄之煩冗志氣消沮于展布之危艱雖欲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得乎臣請自今假以
便宜之權專閫外之寄事關大計必須奏 請可以自
處俾自施行言官必不苛細過求少寬文法俾可自效巡
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于追論一節人所深畏是以欲
言復寢欲為大敢必須朋奸黨惡誤 國亂政方可追論
若心誠為 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容挾私傾陷

播弄胞臆致傷　國體臣請毋得槩及厥平人無負忠而經畧可見事有責成而委託不負此重任之議也臣之末議何敢自是一念惓惓實懷隱憂　先帝每恨邊疆無任事之臣以致邊事廢弛之久每一思　先朝經畧諸臣為謀之忠痛連歲生靈慘殺之慘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為久安長治之策而未得今　聖德格天大開太平之治故使從古所未服之虜胥俯然欵順又如王崇古等毅然自誓且才謀周慎足以當之此所謂機與時也伏望　陛下以繼述為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攘銳然講求法　祖宗之心以成　先帝之志欲安天下靖彊圉保太平有道之

長　勅下吏兵二部愼邊疆之選嚴久任之法不拘常格
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其在武職惟以安邊爲賞
不以小勝爲功考選之期一例遴選不分文武實盡懷柔
處置得宜勿啟釁端大昭　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招
徠教養之術以此爲功特加顯擢倘有憤事重行論罪
勅下戶工二部經理錢粮務備邊用遴差熟明邊部管理
仍差風力御史稽查毋惜糜費毋使破冒以便二三年接
濟期于成効爲上毋分彼此共圖實効合行事宜通行邊
鎮督撫鎮巡等官作速奉行修飭整理免圖安樂毋從空
言玩愒更祈　申飭大小臣工各秉公忠　宮府相爲一

體中外不宜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國事為重保邦防患是急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久安長治之策無出此矣